



江湖長翁文集目錄

宋高郵陳

造唐卿撰

明仁和李之藻振之校

二十五卷

書

上周丞相書

與王提舉論水利書

與楊總領書

寄袁京尹書

謝高大卿書

謝張尚書舉自代書

上澗劍洞龍書

與葉總領書

與范侍郎書

謝楊樞劄薦書

二十六卷

書

與真守書

與楊知縣書

答鍾吳二生書

答臧武仲書

答趙秀才書

答趙解元書

答嚴上舍書

答周解元書

答陳夢錫書

答葉學諭書

答翁秀才書

答王秀才書

答李秀才書

答嚴學諭書

答伍解元書

答李秀才書

答劉秀才書

答牛秀才書

答余秀才書

答魏知元書

缺

缺尾

缺

缺

卷之二十六目錄終

江湖長翁文集 目錄卷之二十七

江湖長翁文集目錄

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明海鹽王廷俊君英校

二十七卷

劄子

上王參政劄子

上趙丞相劄子

上周樞密劄子

前缺一葉

二十八卷

劄子

寄政府劄子一首

用才劄子

廣言劄子

正紀綱劄子

荒政劄子

重獄官劄子

寬州縣劄子

薦舉劄子

上丞相劄子

常平劄子

卷之二十八目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五

書

代上周丞相書

雨不時霈郡縣以旱告者凡幾所天子焦焦然責已自損求以應天天意邈未易回意者天道冥冥當求之無方凡今日所以應天某謂莫急於通下情邇者詔兩省侍從臺諫指陳闕失矣又令監司陳民事闕失某獨以爲未也必也求言之誠徧及天下使天下九品之吏一介之賤皆得以言天下利害吾君吾相置其迂遠不切

泛不可行者擇其愛君憂國切天下之務者旣行其言又旌異一二人然後下情不壅天意必回陛下求言之詔久不下矣因今之旱推廣聖意俾一發此詔誠天下之至願得之傳聞上以旱故欲使天下言事宰執有以旣無闕失不須如此告者不知是否然聞者莫不信其必然蓋廟堂邇者之迹頗似不樂言路之廣不樂言路之廣得非以悠悠者之有言往往輒及廟堂歟某竊謂人之情不病風喪心孰不尊君而畏相有言而首及廟堂未必非愛廟堂也夫士民任一身之憂爲家者任一

家之憂郡縣監司各任其憂所憂之外他非所任宰相任天下之憂者也天下有大利害大休戚伏於耳目之所不及彼且緘默不我告是吾憂也彼言之我受之將有以裨吾之聰明啓吾之智慮又何暇病其攻已人無言也則已苟有言焉則必自宰執始雖某之愚陋今宰執無非知已使其有言焉亦必自宰執始何也宰執荷天下之任則宜受天下之責荷其任受其責則不得辭其攻已今之時雖使臯夔伊周爲相人亦且攻其失彼亦且受其攻其職守云何而惡人之有言耶大抵人君

好問則晉州男子一字可以救時弊宰相不忌則新豐旅人片言可以裨朝政必曰肉食之外皆不足賴無乃欺天下乎天下之事使宰執朝士言而行之無復遺慮則政豈有弊而天災豈復如今所見今尚爾則固宜畢天下之慮以圖天下天下之弊極矣未易縷數其最可畏者軍民並困兵困故驕而怨民困故畏上而不愛上民者國之本兵者衛民而捍患今且若是天下之俗苟玩歲月目前無患也因以爲安而不復它慮今有人焉起居自如飲食無故而外澤中乾病客脉絡未嘗冒寒

言病一旦冒涉雖悔何及昔周公還贄見士吐握下白屋此亦勢之當然公之盛德不在是也公憂在天下方資於士士貧賤止矣何有於公衛武公九十相周語其下無謂我老耄而捨我朝夕以告戒我聖賢固然矣申屠嘉何爲者聖主愚相之言一旦脫於袁盎之口不惟不怒方且引爲上客仲尼曰聖人君子吾不得見得見如嘉亦可矣後之爲相者動以臯夔伊周自期比以申屠嘉未有不愧怒以爲輕已卽聽袁盎一節觀之後世

所難及者恐不止此史不能備書也伏惟某官學術之醇正相業之優裕根幹源流有光近古深願與周公衛武匹休無其出申屠嘉之下俯採鄙言啓白聖主一下求言之詔使四方士民得以摠發所懷必大有以資某官之聞見設施而災異庶幾可息無曰業已早時已過無如何矣或曰某處雨某處小熟天意已解夫氣和則形聲和民氣不和于下則天災自見于上氣卽未和旱之後孰能保其不爲它災富韓公言今歲旱矣焉知來歲不再旱故民氣旣和而後信天變之可銷也竊觀今

日民氣壹鬱未和正恐早暵之外勞吾君相之慮未已也士夫皆曰相公欲去久矣自爲相此心尤切特不可苟去耳某以爲貴而爲相進而求之實難退而去良易祗如求言于下同列不欲也某官獨主之力固不必勝不勝而去之可也凡今時務可罷行者甚多才雋鯁亮之士以庸庸者之充位滯于下者不少職薦進任憂寄者必有如公孫弘之無堅守張安世之遠嫌疑以自便獨某官毅然自信建白于上罷行數事薦進數人若其言果不用去之可也儻或低回感縮上且畏天子之嚴

明傍亦忌同列之違異憫默惕日如是而曰吾欲去則人決於不信猶今傳不求言者之決於信也某受知門下最爲不薄惟其期相公於功名不期相公於富貴故盡言如此自以爲愛門下之深聊爲知己報也惟某官亮之

與王提舉論水利書

某竊惟事之利病休戚當與身履之者論之身履其事或膏其源流不能爲經久之利或其弊於已私則猶不可遽信利病休戚當與身履其事而又識足以察而不

徇於私者計之茲者某官玉節遍臨兩邑講究鹽河隄岸利病想君子博見無我歷訪公議其下因是有言者必不少矣此正識不逮而徇私者得以惑視聽之時不可不謹其防究其情而求爲無弊經久之計某待次此邦粗究其事請效一言而試訂其可否自本軍至鹽城鹽河二百五十里其右有隄則以民田之在右者下於左數尺故也隄所以障水古人之計不惟通漕運亦以溉民田爾隄企高下田之間其或水漫不泄則必奔衝壞隄隄壞而田沒矣故爲之函管以水之大小爲之啓

閉主之以官吏河之在高郵八十里間爲函管三十三
後來再興之止其數多其制小則欲分泄之分泄之者
二十未能盡復

爲其隄之薄而防其水勢猛戾將決吾隄且害稼也分
泄之有不暨是有斗門之立所以佐函管之不及八十
里之間爲斗門二其一曰東河口其一曰三壑一斗門
所泄可並十餘管之水然必東河口必三壑它處無之
者二處地甚闊水雖湍猛不壞也又東河口其下則海
陵大溪三壑其下有山陽河溪與河皆所以受湍猛之
水捨此不可爲矣古法三四尺通漕運之外容民取以

漑田則兼公與私利之此元祐間朝散毛公法也毛公
遺愛邑民至今言及之無不稽首隄下之民取水於通
漕之外法也其遇大旱或犯其法盜之盜之誠非也隄
上之民自徇而妬人之便者必指其然而操戈醞毒焉
而隄上之民於此水初無限制無法禁浚渠以掇取之
爾方其旱水來自上源者且障之不使入河以理推之
盜之之害小何也彼猶有所忌吾有所誰何之也其與
掇取之無禁者相絕也而盜水之名則甚可惡故隄上
之民常以此藉口者利惡有所分也河兩傍民情自元

祐到今率如此今陳言者必曰高其管且大之高則無盜水之患大之則可以殺暴漲之勢此其言者必其田在隄上者鈎其情可知也一隄介高下之間其取利於河者總三邑計之左右大約各數千家去隄之遠者無與也高其管似可以爲盜水者之防然今管底比之毛公初制已改而高一二尺矣近高郵知縣掘函管數生驗實數內地名潭子溝柏家溝二坐當時人吏不肯申修故毛公古制具在知縣亦掘視之低新管一尺或二尺制度堅壯亦高下不及二尺餘卽此可見古人用意處其高之一二尺則以淤泥不浚之久而河流淺也兵火之後古制廢且六七十年今淤泥四五

尺矣民日日冀官中浚之以漸復舊制所望者不疇而又議高之民誦言泥之淤有增無已則高其管不一再止也泥日淤管益高隄右之田日病隄左之民幸何如也利不分則偏享之如所圖也此猶可也大其管之爲害戶知之何也水下之驟田必受害也今管多而小歲大水隄下之愚民猶冒昧以死塞其管不肯通恐其害稼一或泄之徃徃稼沉水底大之而民猶塞之則何益大之而聽其泄則此三邑隄下膏腴之田澇則委之耶毛公之於水利其於當時後世計蓋審矣似未可輕議

也二斗門之大什百諸管之小明甚然則爲今計當如何隄上下之民一舉可以兼利在乎浚河卽今淤泥可四五尺淺者猶不下三尺取以培隄益固而水深淤泥盡則今之管底高水底且三四尺隄下之田不患其盜取而隄上之民亦自沾丐民之夾河者向來操戈釀毒之心亦可潛消陰化而爲和順輯睦之俗不至於巧爲譸張以眩上聽今日捨此未見其有利無弊而毛公之法決未可輕易有所變改公之法自兵革則廢而壞幾六十年紹興而來有河之形存隄之名而高下之水

漫漶無留障滂歲十六七一遇旱則大小舟皆不可行官病之民譸譸訴之任責者初無其人至淳熙八年苦大旱河無涓滴坐此鹽虧其課者幾二萬朝廷遣奉使袁大著銜命而來訪兩淮疾苦某時待闕家食亦以二事請其一濬兩河之說也妄意謂事業之興皆在大旱時今日之旱似不幸而實幸謂古制漸可復也袁公是之適諸司意合興役浚治自是鹽運大增而隄下三邑百千萬畝之田化爲樂土頻歲全收戶口日增今某官之來但見河淺不可運民田乾涸惻怛愍悼見于言色

江浦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五 文三十九
議者乃欲乘此以售其欺某官特未見淳熙未役之前
爾隄下之地二三百里葭葦際天魚鼈所家行一二十
里乃有居室所仰者樵漁爾民不利已如此而漕運抑
又不通動虧千萬數前年提舉陳公亦又以此河兼西
運河建白修之費財勤民增修其舊前歲亦旱歲也亦
浚河之機會不容失也惜陳公不能擇人任之培隄者
止客土而河泥一畚不舉甚者腹其厚以培其薄利民
之實不浮于名雖然以經久不朽計望之則然然役事
甫已春夏大水隄不沒惟咫尺公論謂非去年一修又復

無秋矣陳公所費十五萬緡去秋總三縣失得計之何
啻百倍河兩修矣規畫皆不能大滿人意然淳熙則化
三百里爲良田而綱所虧減十五六紹熙而後則又僥
倖上孰以此可見毛公舊迹乃不朽計廢壞之後小修
之小利大修之大利廢不修則爲吾害輕有所更張亦
或利少害多昔人議西門豹遺迹曰賢人之所爲不可
改也史書之以爲美談故愚謂今日捨浚河無策而浚
河當自朝廷命之前歲旣興役矣今部使者又復有請
實難其從且在執事又似暴揚前人之短某竊意隄下

之民必以此爲請某官因其有請備以申奏彼亦或能
叫闥懇祈秋春之間一興此役盡復毛公之利延之無
窮非某官名世大賢不足計此亦不足行此此之爲役
惟旱歲可議向來再役皆以大旱惟其旱故士可取民
易役因旱而役之雖勞之實食之也今夏本軍大無雨
此亦一機會故某之僭越且自省雖識未必能究見利
病而田之在隄上下者各數頃非特不敢私亦不容私
言之可以無嫌故不敢默而一鳴于門下伏惟財省

與楊總領書

僕聞之陳義於其上之人有間則易投有因則易合叔
向謂黻明子無言幾失子間也孔文舉見李元禮引孔
李通家之說不然不進也非因而何仕非是奚所挾持
以遽售於人况當世名德鉅公其輦笑足以軒輕輕重
我其又可瞢焉以前乎僕生于淮南之高郵自爲舉子
則已聞奉使總領大卿英聲偉望表表天下矣幸竊科
第廁仕版則服膺聲望而願見之心采迫于中南北漂
流有志未遂而王府之客元實邵公某師友而和甫吳
公某之同舍生始爲尉則又趨事故樞相于當塗其見

顧予賞歎以名薦之朝人有入幕之美其於楊門寔老
賓客今者有所請于門下不爲無因且承郡房陵職有
所隸於使所事有未伸而吐其情夫孰知其不博叔向
幾失之歎是亦有可言之間者比蒙使所行下以閏月
錢銀有司估以下品而駁其高價而誅其餘出內之吝
有司之責不得不爾然沿土俗本人情酌之以義而行
之以仁此則大君子事房爲州東以亂山舟車不通商
賈不由凡百貨材藥物邈無一有其間最不易得者銀
與楮幣上司非不知然亦上下皆不得已常賦責是二

者卑官每歲不免科買於州若吏若民無免者敲榜禁
錮所不忍爲不忍言者僕書生所學何事非仁惠利人
將少醜所志乎幸脫邑債承郡于此乃日感頻強顏于
受笞箠者之前苟逃曠責負所學甚矣房僻左如此百
貨無有夫安得所謂上品之銀雖非上品科之吏民每
兩猶四千八百遇其亟窘或五千餘不暇計也而有司
未察槩以下品而裁其價彼有未見敲榜禁錮之苦爾
脫見之猶忍爲之非情也彼亦未聞敲榜禁錮之苦爾
脫聞之亦或動心夫下供上上之責其供不索於其所

無况肯索賤於其所甚貴乎責銀於房索以所無也然亦上之人大不得已不然軍儲國計將有所闕若又索賤於其貴則是可以已而不已者君子之於下情有未見未聞之爾聞之必將惻然向來交代韋朝散當紹熙慶元之際亦以閏十月之銀價蒙使所行不甚峻是時使所乃趙大卿也韋亦覩縷本末哀愬于使所卽蒙寬恕抑亦洞察房州隘陋必不能辦在使所可以已而已之也趙大卿一加惠恤而敲榜禁錮所省不知幾何人伏惟其官正學以從仕中和以臨下寬厚慈祥之政其

源流之來泓涵演漾儼故家規模未替也其與人其臨屬吏孰不篤歸嚮之心况如僕者雖老且衰據此情于下執事而知其楊氏舊客其必加矜恤貸貰使之苟安賤職大君子之惠利寬慈其肯愬然歟僕瘖不以告則是自棄自絕于名德鉅公且此銀一切行之而責之必辦買之於京西非五六百千不可不知敲榜禁錮之害無辜而被苦自此又幾何人當僕之繆而不能哀鳴辨白按以爲例則凡繼今以往不惟官府不支而虐害所加後人求其端寔自其始其所以深惜以此垂老之身

胎禍於後人茲是用傾瀝肝肺東向拜是不與之辭日
冀特達蠲除之慈推故樞相所以見待之意與夫門下
士從遊之素不下於趙大卿所以待韋倅者無胎此敲
榜禁錮之禍他日或有立於世必有以禪德譽效言議
之末僕淮南男子決不敢食言止如湖北總所行下屬
郡自今買銀每兩增價二百亦禁吏民買者則可見銀
價之日增月長也迫切有懇方哭婦氏之喪抽握荒亂
之緒辭不達意惟高明亮之

寄袁京尹書

某不上寒暄問當疎行細書修卑官禮自惟俗尚之未
不可廢要之有所裨補君子聞見者尤急也有懷亟言
之不容後比讀邸報秀州華亭縣保正胡詢者與販私
鹽五千斤已捕得犯者而詢乃集親族七百餘人被甲
持仗奪去犯人并贓物縛去巡檢張承信及捕事人張
興等十三人殺死捕事沈旺時七月二十三日也及今
四十日不聞捕獲行遣某謂此正某官所當自任者必
有所處矣然今日風俗不燬月異日遷狃於寬政習爲
頑惡獷戾漸不可長在平江時見常熟崑山民負罪晏

處弓兵一人至家則羣起噪呼往往筆曳摧辱且云法不許公人下鄉汝何爲者邑官委之保甲保甲皆其黨類庇護囊橐互相結以自便否則不敢喘息聽從指揮者某淮人耳目所未接此一旦見之駭惋不自安又乃漸慣不甚怪也及來浙東此風尤不佳大而齟齬之利大姓擅有之小而桀黠者挾勢力以陵困細民細民受害瘖無詞者皆是不得已而到官則桀黠者端坐至經年不出偵知離邑暫去則徂投一狀細民被追逮來不敢後桀黠者則又影滅迹絕久知其不容

役屬於

強梗今日無罪而抱冤不信非其僕廝而拘繫供資於人者滿東南矣和氣之不應水旱之頻仍夫何怪胡詢今段不幾於亂矣乎究其至此原於綱紀在監司州郡者有忽不振姑息頑民已甚國家寬仁厚澤網漏吞舟爲良善設而今頑狡兇狠之徒反竊之以便其私而當路不能察以其所以待善良者加之桀黠故善良被害日深六經之書皆爲民父母之術曰愛民曰保民曰恤民曰撫民然所謂治民亦不廢愛之保之撫恤之矣無以治之馴至今段亦其當然爾上之君相任寬慈以撫

結其下必有司嚴憲法持綱維以濟其所不足天然後
上下之體順而強梗退聽柔良有賴今乃一之耶切謂
執事當以胡詢事奏之吾君白之吾相決意取渠魁誅
之取羣兇竄逐之毀其巢穴籍沒其家揭而示四方則
又申嚴憲禁論飭有位毋或專任姑息務行中和之政
使高明知畏單弱有以自立以救今日積習之弊惡俗
尚可望其少弭且胡詢見役之人禁戢權貨是其所任
乃反冒之取利其多至五千斤則何所忌憚集衆至七
百人緩急之間能使之忘其軀命則其能服御羣不逞

也有素軀而使之何所不可拒捕而持仗已甚矣復被
甲而鬪則其必於專利快意於犯法狃於今之寬政僥
倖苟免且冒利不復顧藉之心灼然可見此而可忍是
祖宗金科玉律皆虛器也東坡爲杭聞顏章顏益歲擅
藥絹之利州不能誰何坡至未暇他問法外配二人者
民乃信伏胡詢之惡幾倍二顏監司臨之郡守臨之一
保正敢爾是無監司郡守也法禁權貨或猶犯之迫於
饑寒耳是儻可恕此物敢庇七百人販鹽五千斤非家
已溫厚何能及此乃冒犯至是是無君父也執事通儒

不遠謝坡翁且疾惡之政載在輿議向來憲臺沈軍五
潘軍七標首長橋迄今浙西強盜減十六七是皆腐儒
俗生陽爲大言心掉氣拂不敢議者執事處之如無事
必不應能施於彼而不能施於此亟願選清強官委之
體究候得實行下諸邑巡尉必盡得兇徒乃已天下無
事久矣姦兇之人不自聊賴窺伺時隙以圖抵觸者何
所無之晉劉靈者力制牛走與馬俱貧不自食歎曰天
下何時亂乎衛士焚張彞第魏置不問高歡笑之霸據
之念於是遂萌執事高明通練博古洞今可告以此故

喋喋敢言幸察之至禁公人下鄉固良法然法不能無
太甚者在監司亦須少寬之使任人重於任法近民之
吏不至動爲其下所操切迫感庶頑惡者知畏邑官不
然申明其事明說邑不能追逮或不輸官物或私擅權
貨許申憲司本郡專差人追之用破姦人之膽今法乃
直禁不許差人下鄉被追者許之越訴夫使下得持其
上上之無以制下如爲邑者有彌縫而已爾其間牟利
者反與之爲市置不敢議按而行之非國之利民之福
也胡詢之事又未必不因此馴致之書生妄言非職分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五
事是耶否乎丁寧教之不我厭敦良幸

謝高大卿書

僕比者攄發肺肝飾固陋之辭忘其愚謬敢以本縣失額米數請于門下冀其矜哀而蠲除之退自省察不謂真足以動高明之聽慨然興憐從其所乞向之虛數一旦捐去邑吏荷憂累而受督迫者方負山而俄已息肩事之幸會古有之今之所難偶者不意某之奇蹇寒陋亦復得此竊惟宰邑之難昔人已言之而况今日今日宰邑之難惟財計催科之不云易民徂寬政曾不德上

之撫我而皆幸其寬容反以傲其上海瀕魚鹽之民頑然者多稅賦有常式往往以不輸爲能先輸爲失計故邑宰尤難七年來凡五易宰不終任者三而府符每以終不可辦也而釋放所負動數千緡或萬緡以上無非坐是常賦猶不易辦况名存實亡者此如繫風捕影初無益於府計而邑宰跋蹙不得伸累政所苦者在此某何爲者而能足其所求也耶譬如疾疢之纏其身而望于世者惟良醫之或遇也有二人焉其所病所苦則均其息齋然其形累然其心雖未甘卽死而生意日少則

均日赴於人而或莫憐之憐之矣莫能已之骨立僅存而已其一焉伸吭引頸以鳴于人而見之者惻然肯憐之憐之者其爲術又足以已其疾援砭探丸一試焉而宿痾盡去生氣隨復回向者呻呼倦臥忍死望生之意而爲今日纓冠正容委地步趨全身名營子孫之計至此而後自喜且幸其身之遭而惜且歎前人之不遭也今某誠類是坐縣曹親笞箠胥環之于旁頑民窺之于下酬應俯仰其失毫忽其跡已尋丈仕而爲邑且來海瀕此如康強之人勢須嘗疾而一受之者羸惡不支

固矣又加以實去名在之籍旣病而重以病者也前交代趙宰非曹然者有請未察某之侍使令者甫爾一請而收恤之趙之不遭嬰病之日長某之不遺受病未幾而遽脫去之是不當以能否計而某前之所謂遭與不遭幸不幸者殊也恭惟某官當世士望中外吏師德宇之恢洪天資之粹明政術所加可以生死而肉骨可以起僵而扶危大用於廟堂則必不袖司命之手小推之方面猶日試和扁之術者也而某也首得以其疎樸無庸之身而與乎臨照委使之地一鳴其衷蘊而沉痾宿

痼已去其六七則見而肯加憐憐之矣又有已之之術不少靳焉而滿適其控愬之望荷門下更生之惠自今以往豈惟某一人雖然仕而受其弊猶之賊邪之中人待其上以愈之至切也王公當路往往有言而不見信非其果不信無乃其下之未足取信故歟望于上者太必不若反于已者不怨之爲得某淮人之拙直者期以誠應乎上其於事可則爲之不可則言之言而有察不察固也察不察之岐信不信之分而某之窮通去留所繫而半愈之病或在其不復爲祟而兀氣漸復惟門下之所以終惠而某之誠否所形見矣或者有一毫爲門下欺是厚德未報而又負之名教固不怨天且臨之惟執事有以鑒念而少信其說

謝張尚書舉自代書

事之遇以天者非汨於人者所可測也而君子則洞知之君子之心蓋索之古古與今穹壤也求而合卽而應甚者靳乃予之相與以人者然也匪求也而合未嘗卽也而應予之而非有靳天下之人究其所以然而不可得必且曹其心支乎言而於其事愈戾其所見殊不知

夫古之道天而不人而君子之於道身今而心則古夫目擊起敬所敬何事堂下片辭設中理已甚略而仲尼叔向之予人幾乎天者亦古之道云耳士今而近古如仁傑之被薦公亮之見用未始形之言而或者反毀之勿恤也婁師德張安道之篤於古蓋不多愧彼下是雖未可輕訾其亦去二子已遠而去仲尼叔向愈遠矧夫進耻呈身者置不言賢否何如哉今夫某起于田間偶竊科第一官救饑爲生多病資身易足爲多病故安於慵惟易足故廉於取而耻於銜又孰知夫天之所以予

我者詩書之癖著述之樂于以自誑以謂外此無益於求得者置不動慮吏隱二十五年自期老江湖而止耳而某官乃獨奪天下之所棄捐不睨者題品而振拂之而聞者惑曰是奚所聞又曰宗公鉅儒其於知人亦有萬一失乎其無乃情有契於度外雖若合以天而人事有時而戾乎是之所疑雖不可謂無据然不古而今常情不能免夫彼豈知夫大君子心婁公張公之心而其所以取道自仲尼求之可乎是寧可悠悠者議恭惟某官聞望之隆燁操守之端方謀王斷國之學經世緯務

之文皇家之龜鑑而人士之司南警效色笑增重萬鈞
 而某於某官雖服膺其言議步趨其行業然服僅一識
 面周旋承接未遂夙素一旦以其名剡上舉以自代曠
 歷累月某未之知也迫行都乃聞之此其為遇世之人
 莫諭其所以然而諉之以天合者某獨得以窺某官之
 心某官之心古聖賢之心也雖然施不斲報而受知者
 身為輕也亦匪今而古某官之於古至且盡矣而某於
 此雖不敏不敢不勉大君子安而行者我小子勉而無
 愧將庶幾萬一惟高明亮之詩文若干篇塵獻以求鑄
 削庶少尉老未廢學之志

上淵劍洞龍書

六月吉日具位陳某謹齋沐裁書頓首再拜獻于淵劍
 洞之龍聞之天下之物帝皆愛之而其愛此人特異於
 物帝之生物且愛之無非為人計也為人計者至故擢
 其人之秀粹公直者為吏取其人之聰哲端亮者為仙
 神若龍匪吏胡治匪仙神與龍無以濟吏之所不及凡
 此皆帝心所託以遂其愛者也幽顯雖殊而其相須以
 及人相待以事帝而致其愛蓋若臂指輔車不可闕也

是山之崇隆是洞之祕嚴龍則家之而爲一方之民心所祇事信向某也無似被 天子命來丞是郡又以一時闕守而假其章以享其祿則是民之戚休安否非某與龍實司之乎房之爲郡東以羣山可耕之地什二而膏腴無幾平時穠蕞告功僅無饑色不餘也今茲不大雨蓋已月餘哇吟龜拆溪澗絕流農時將窮而秧之未移蓋十五六斯民束手跼踖怨嗟如倒垂如刃頸勢已亟矣三數日不雨流離殍踣必且不免是非某與龍當取以任其憂責乎夫彼此之間有能不能凡聽斷撫摩

所以施政乎化吏則能之若夫噓爲雲氣沛爲甘澤叱詫欠伸足以水焦枯澤嘉穀化凶歎爲豐登易啼號爲嬉笑龍則能之龍所能者某之所不能然能以民之所病揭誠以告龍能齋心飭躬率斯民以爲龍報斯是用大呼疾趨赴其迫急于龍龍其毋苟安臥洞府秦越視民而悠悠聽牧民之吏二三日之間施以大雨起民於垂死安之於將亡某無似將兄龍而弟之率吏民廟龍而祀之猶在官以朔望朝龍繼此終此身香火俎豆龍或曰郡旱禱已久矣而曾未及龍急而請取怒爾某曰

江漢長翁文集卷之二
不然凡曰吏曰仙神與龍其愛人以事帝必不應計細
故而使赤子委之溝壑幽顯一道也吾先聖言當仁不
讓見義不爲目以無勇龍之威信惠利于人與世必不
相遠或又曰今禱而終旱無乃帝命有所未及龍雖神
無得而專之歟某又以人事而望于龍古之君子不待
君命矯詔發儲活人於饑窘不一二見而止也其君皆
有褒嘉無誅誚今龍決焉施此惠活此民龍何罪孰謂
帝之福善輔德反不如三代而下之人君乎凡某之所
請龍皆毋得以辭側聞龍之家此地民小觸之莫不風
霆怒雨苦其藝殖是龍威靈烜赫信可畏矣龍逞其意
能怒適其意顧不能喜乎其怒也能奪其喜也顧不能
予乎可畏而已初無可愛之仁可恃之效則龍之爲龍
失其所以爲龍之道而甚恃帝所以命龍之心而某之
迫急之誠漠焉置不省則龍果不昭不可搖以義而責
以所當任之職不特某於龍告絕而民且不利賴怙託
於龍在龍爲可羞矣龍之德仁靈異某請於此舉卜之
也伏惟審聽而俯從之幸甚

與葉總領書

僕愚無取竊謂士貴志不貴徒志志之立它日之成就其崇庠廣狹是否一本于此本立矣守之不堅則易墮無以質之而自任焉則多悖僕儒其冠甚晚讀古聖賢書則知士從仕本以行其惠利之學學之行否未可必而次諸功業者則有立言焉可以垂世二者取以定吾志它日或兼舉而並得萬一不見于行猶見于言見于言夫何歎從仕二十年矣如遡湍流逆驚颿錄錄無奇節可稱而齒髮衰頽無所復望則回顧舊學尚或可以鞭其後而磨礪其不及卽吾志蘄乎古之立言者今而

置之且移奪之則守之不堅又何取遽自以爲足而不求先達之士質而正之則所有未必是無乃自蹈徒志之譏乎僕於詩文學之久矣向也拜三數鉅公而獲侍杖屨時出其所有亦或蒙首肯焉雖然未敢自信彼無乃憫吾之慙姑以慰藉之耶此疑未泮是以聞見當世君子不敢匿其所有且不敢不委心投誠以祈一言將以不負其志恭惟某官功業之建立輝燁不掩文章之流傳士宗師之今之韓昌黎蘇東坡也竊謂士如藉湜晁張輩不蘄乎登門是無志於是抑有其志而卑且狹

者也况僕辱近宇下於趨承為尤便敢以其夙志見于書以獻平生詩文千篇於一能遽辦繼今盡發于大儒之前丐一字去取詩文一幸先與過目

與范侍郎書

論才猶貨然天下之貨自一簪以上凡其可以衣寒而飽饑適器用而充玩好者人皆資之苟資之則必爭得之等而上所資者大則所爭得者愈切如兼金美璞珠璣象犀之類非有力者固不能得也然夫人思得之之心則不忘於中至於商之瑚楚之珩隋氏之珠和氏之

璧則人皆知其希代之寶聞其名而未始見之者舉以語於人則必曰吾或得之富可敵國一旦投之於前則亦且不顧而去蓋其意而欲之者雖切及其真見之則又不能識也而隋和商楚獨得而有之者豈非其儲天下之寶也多識天下之寶也盡故天下之至寶人易之我貴之宜其之我而不之他也士之才亦然凡智效一官行高一鄉一簪以上者也人皆資之至於翹然於人士間傑然而穎異者兼金美璞珠璣犀象之類也資之尤切而人爭得者也及夫才可以師表當世望可以輕

重天下士視之以爲進退顯晦者商瑚楚珩隋珠和璧也人覲之而不識識寶者人所貪而獨能有之者也某淮東鄙人少而業儒四十三而脫科舉陸沉不振老於州縣平日讀書所得無地以自施商瑚楚珩隋珠和璧固不敢自命環省其中亦未肯自同一簪以上者低廻偃蹇莫有善價伏惟某官道德之純全才猷之超詣名聲煒燁卓乎立于天下蓋懷寶者之所赴以訂其貴賤者也患不求不患不知患不見不患不識某也調官而來猶欲取正于常世聞人鉅公不獨救窮餓而已輒不自揆寫詩文一編干冒塵獻而副之以書伏幸矜覽抑嘗聞之周人以玉爲璞宋人以腊爲朴周人聞宋人有璞禮而索之宋人靳之不得已而出之藏之蓋十襲出之死鼠也周人掩口而笑某之未試之學無庸之才雖曰自珍其無乃宋人之朴乎儻執事一留千金之盼不至掩口而笑則某所望足矣

謝楊樞劄薦書

某自山林中來廁屬吏之末將二年矣某官凡百與進貸其不及而取其寸長凡某所以受知門下實出望外

而觀傍者或亦驚眙而竊睨以爲卒然之合一旦之頃
容或如此久而覺其無有未必不悔且沮也某官不然
及今顧遇有加移藩之日又辱以薦章袞字之寵捧受
悚側內不自定竊惟知人可以觀德知於人可以觀士
宗工鉅儒所蓄之厚所養之醇而與於一介足以見其
不矜崇重富貴無一慊然而顧且鯁鯁若恐士之不足
於我者足以見其不驕人之才凡其可取若精若粗無
小無大皆納諸度內彼莫不以爲厚已而繩尺高下自
有定論又足以見其公而明故曰知人可以觀德老氏

曰知我希則貴有所待而知者易窮汲汲乎其售者易
褻無所乎因而人自得之盡善而士之安意自重以待
之實難故曰知於人可以觀士伏惟某官生勲業之喬
躬鈞樞之貴文章政事高出人右方且與寒素之士相
驚於名理著述之場所謂不矜不驕明而公者獨於某
官見之其於人士尤不詭隨於今之習俗如臨當塗所
舉十數皆所自知無一敢有挾而進雖進不受也而某
之奇窮衰陋僻在下邑耻於自獻者豈能忘情於世蓋
有待也相公一旦與之進不以俗吏見待而褒拂之辭

特浮于實不知何從得之豈非亦以其不苟於進不輕於售世之所謂鈍而君子所當取耶凡某官知某人以為難某之受知人亦以為不易交足以觀之如某所陳矣然士之窮方其未知則其心莫不泰然自恃曰吾所有如此世孰知我及已知之則其心必且慊然自責曰彼知我者如何而我果何有耶人之情蓋如此今某受知不淺矣不知繼此果能以其所有推於世而宜適於用而不窮不貽門下羞耶此朝夕所自責者故某之此來非特為知己謝抑以質之高明期不貽他日羞也

卷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六

書

與真守書

論士而索諸詞氣論士者之末也訥於口者或周於用朴不知文者或號廊廟器辯而文其中未必誠有也辭氣不足以論士此世俗常論然也世之君子或得之堂下之言或取之始見之文皆於立談之頃而超然信其平生未試之才而其後亦不負其所知是果何術也夫惟君子養夫心也正講夫學也定而持其氣也不怵於

外推之而棲物如燭之照如鑑之揭粹然有以相契乎
言意之表是宜其能重衆之所忽洞世俗之所未知非
豪傑不羣而不牽於世俗之論者豈足與論此乎伏惟
閣下備文武之全才蘊高明之粹學禮賢好士而人莫
得以欺其毫髮可謂豪傑不羣者矣聽堂下之言而執
手以上讀始見之文而知其必爲公輔者固應有人而
不可以尋常繩尺而議其將來某也一介之士讀書爲
儒冀斗升之祿幸而齒一命之吏將以試其所學又幸
而置其聲病綴緝之文而得以袖刺曳裾擇賢士大夫
而見之以質其學之可用與否是以不待介紹進見於
寮吏之末以庶幾乎一日之顧一言之賜重之太山輕
之秋毫惟執事所以命

與竹山楊知縣書

某比不自揆以吾兩邑艱食之民哀愬于繡衣始虞得
過不謂果動其聽捐常平萬緡借之竹山亦撥四千緡
布萬緡于兩邑春風和氣彌滿阡陌矣然及今般挈迨
熟拘收不免小煩營計此如小家枵腹乞假于人苟或
我從他日不便未暇預憂之也惟賢令尹慈祥愛人視

此凶歉如已饑之小忍爛腸亟爲津致解是倒垂或者必曰二麥熟矣毋庸盡散是憚小勞者決不可從萬緡散分兩邑尚恨不多始請二萬僅得其半又不盡給則僕不腆之書欺罔當路以樂爲憂以飽爲飢獲譴必矣切告畱念公私望麥秋以日爲歲此豈淫雨時耶仰屋悲喑不暇悼亡也繡衣寄聲見屬母令胥輩規取是翁切切饑民不啻赤子之就墜溺吾輩胡可不勉也

答鍾吳二生書

伏辱寵顧惠示大篇其辭若不同要爲善學者其見稱

處則推予過優非僕疏謬者所敢當然僕始爲學蓋未始自是切切焉問諸人亦若二兄之云云問之者旣多蓄諸中似有所見不自是之心雖不敢去回眎前日則似大異仰而揆之竊意夫前輩之爲學亦必外資諸人內養諸心無所乎資聞見不博無所乎養志趣不定二兄之說志趣所養渾焉慤焉未可謂僕何從得之也而猶惓惓有俯就之誠不知僕之真無所取賢於僕者比肩林立兄其舍諸古之君子志於學而道俱從事於絃誦文章而中有所謂超然獨得者其求有據其入有敘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十六
凡令吾所以仰之神人然者其言文其行儒方寸洞然
所謂性命之理道德之邃天地之動靜人神之顯幽默
有以會而通之而其於世務則不廢若是者幾於知道
不知者岐而二之泥章句者守糟粕下此者矻矻乎聲
病剽掠之技外若無復用吾心命之曰俗夸張者略形
器塊然無營以士苴視人事斬乎世以我爲知道而中
實懵然命之曰誕二者學之蠹也二兄見教甚善言諸
近者其志篤期諸遠者其志高篤者發乎真高者有所
受仲尼曰知者動仁者靜動靜若無與於道實仁智之

資也二兄之見不亦受道之資乎然竊有所禱者真不
流俗高不爲誕讀書績文之外涵養不可不至踐履不
可不謹心游於學而道與俱來似必有以追躡大君子
之迹所見如此不足守以爲的也當更求世之賢傑以
博其所聞荒陋不講久矣感二兄論學之善不覺辭費
如此告亮之有暇見過時得親名理祛滯思尤幸也

答臧仲武書

某再拜前歲當塗得締令兄交慰甚令兄學有根柢辭
不凡近持守堅重某所畏者而談間嘗推兄之賢自以

爲不及令兄之賢已難輩行季又過之耶官守下邑竟未獲拜識此心日偕月而東便中長書惠示副以兩詩讀之灑然其見慰則已如交令兄始也而令兄昔日之言又信不疑詩與書辭采爛然逼前作者大可敬服顧乃於某傾向若真有不及者何哉求益於某耶冀其稱述而增重之耶令兄之才不啻過某而且猶推避兄則於某何益於兄某之卑賤雖言之孰信又烏能增重其抑有抱不信而訴於某乎則幾矣某生而多艱學甚晚矻矻迄今自視慊然世無予之者誤見許可則亦卑而甚窮者爾嘗意天以窮賦已幾不可脫免受窮之資蓋略備矣寧不自知故於世之所謂榮進一不萌心兄乃於某乎取之不徒無所益而分窮以累人某又深不忍也而兄家有偏親不可無旨甘奉其可不萌榮利之心乎此皆卽兄之書得兄之意而不能無疑者他須會面可盡謹和年字韻詩聊復厓意七賢圖某未嘗見故未敢落筆幸恕之未相見惟爲親自愛

答寶應趙秀才書

趙君足下郵城去高居甚邇僕頃年往來山陽甚頻得

足下聲華甚熟以是願見之心甚切相避參辰猶孤此願伏辱左顧惠示長牋陳義甚高文采爛然推予過當則非所敢當兄所言敬悉其凡始而自信已而自疑繼而自悔悔而改其圖似矣前輩之用力也獨惜其未善既悔之後也既悔之後進道之機也可不審乎夫學之進也以疑業之建也以悔可信也而不疑也不悔也夫何議不然害道深矣告子之不動心先乎孟子而義外之感不能自克太元法言楊子雲得之深者乃在不爲雕篆之後使告子而自致其疑當不媿孟子使子雲安

於童子之技是枚乘相如而止耳兄能捨其舊而圖新其必有所得矣前輩之所用力恐亦如是然乃歸誠於僕何哉世有商而貧者幡然求所以致富而之黔婁焉則其貧愈益不可救矣僕之疎繆庸頓蓋自幼年晚塗一第亦幸爾兄指其幸者以爲既驗而不知其聾牙齟齬召謗而貽怒於人者不可縷數也夫發而必中者羿也發而或中者塗之人能之指其或中爲驗可乎醫之十全爲扁鵲華佗十試而一愈指其一以爲驗一之外何取兄於僕所謂驗者捨一第何有而何以速化吾

子且然不移深恐誤兄而人益以兄爲不智故曰疑與
悔進道之機也然不可不審必不肯已來爲羣居計居
且遊者名士不盡無借吾子而之焉以求其所欲得退
而相與講究磨切或者兄得速化而僕亦祛其蔽幾矣
兄其思之

答趙解元書

辱惠書陳義甚高文辭甚麗大慰平昔願見之心然諄
諄焉以李膺陳蕃之任見望君子擬人於其倫僕於古
人無能爲役且敢望陳李勸一隨俗俯仰無泉幣以振

救困窶無聲望以題品沉滯俵俵焉之於世方靳乎見
資何以資人兄乃過聽若當世才名可以輕重人者而
赴之何歟其由酸鹹異嗜真自取衆人之所棄抑姑激
世之趨勢附炎者乎無乃阨於無人之境抱所有而莫
知以某粗脫科舉欲推重於諸公間耶揄揚贊誦僕其
敢辭然言之不足取重猶恐厚意之虛辱也此外容面
賦

答嚴上舍書

前日垂訪授齊年柴丈書稱名德甚悉及讀長編辭義

江浦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六 三百五十四
粲備良副所聞因得兄所嗜大略與僕不異嘗繹之天下蓋無正嗜然各不免有嗜凡味于口色于目聲于耳貪者之於財勇者之於鬪皆甘其嗜身可捐嗜不可沮吾徒之書于嗜與彼唯阿爾乃如宿疾痼人根結于肺腑藏脉未易盪滌僕也竊每自咎意其見笑于人與吾之笑人者無異思得體道無營者師之以祛汰所嗜求於心悉矣而兄惠然臨辱推予期待不薄能言所嗜之是否固有望於兄者而其嗜於文又過於僕何哉凡世之有嗜皆物也而兄以爲聖賢嗜於道僕竊謂惟道不可以嗜言昔人言道者曰會曰造曰自得曰默識然此皆自學而詣之似嗜而實非嗜足下於此誠有所見耶僕將樞衣以從其後若曰文之爲嗜而曰嗜道舉世不足奪移則無乃無以藥吾病而又重之耶仲尼論奕曰猶賢乎已人未至于道而心無所底麗則奔衝潰馳其害不細故奕雖鄙事猶不可廢援此計彼棄一則就一吾之所嗜不猶愈乎奕耶是說也猶安其嗜而遂非未免可笑外此而有得無我靳焉則幸而副僕之所深望者矣裁謝草草

答周解元書

僕與兄皆淮人聞聲甚熟識面甚後第於令叔義誠處
悉其文名求見之心積有年矣今者肯顧惠以長牋投
以新文一編伏讀數十過目明心壯大尉鄙懷僕之不
文且置此已久恐不足以知其萬一厚意不可虛辱則
就所知者聊復一二兄之文古澹而豐腴頓挫而莊舒
而兄方從舉子較勝負場屋之文大抵快辨藻縟而止
爾快辨之失浮藻縟之失淺僕以身試而得者回讀主
司所予之文每切慙汗夫彼目亂心煩之際授之以兄

之文無乃暗投凡兄屢進屢屈僅以待補進豈非坐此
退之四舉禮部曾南豐秦少游皆伸於久屈兄所挾持
甚偉僕號粗知文者第玩其膚革遺其心髓芒不知畔
岸出此以示人宜其諛之未已又疾之也君子之學志
于古必不諧于今尊已者不徇俗卽兄之文得兄之學
信篤于古可自尊矣彼或疾之非疾之也忌也或諛之
非諛之也必其有慕心也忌者頓于將而諛者繩南威
皆不得其正兄益求其無愧于古而尊所聞焉紛紛俗
見夫奚暇恤此或以太元爲覆瓿物子雲之書今竟如

江浦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一
何退之作應俗文人必以爲工自今觀之退之之文其表裏誥雅陵轍遷董者皆當時所竊笑者也兄亦求諸已而信其可信疾而忌固悠悠慕而諛乎於兄未必益也古之君子篤於所樹立直要諸後世雖然侯芭之尊太元籍湜郊島輩服膺其師之書不必後世始重也曾秦之文古矣而歐蘇亦非借之異代庸庸者不勝其多謂天下皆庸庸則不可兄之文之學淵奧不易知如僕之愚則已下拜敬畏而主司亦嘗處以首選况如僕輩者甚多而賢於僕者亦多收奇嗜古之士夫亦不乏取

答陳夢錫書

曠於鹽車弭耳之餘正恐不得辭也勉之而已此外妙意隱義非面不足承教姑草此以酬厚貺

前日過訪遂得披霧大尉平昔未得再聆博約之誨此心慊然侔至辱書責我待長者以常禮僕也豈敢是日家間小故方寸擾擾本不暇倒屣急於識賢者爾責人不同有怒之有愛之兄之厚意僕得之矣愛我故望我望我故責我不然清妙超絕之語何爲炯然綸綸墮前略讀未暇細繹熟誦則已敬畏慙慊滿懷讀兄書得兄

之學趣操超詣不隨俗汨没人能言之或不能副也而
兄之造語託意不愧所陳此僕之所以下拜而盥手也
兄之尊黃陳確論也人士猶或能言其輕重陳周之論
舉世恐不見此簡齋之詩非不善也學之者不善也爲
樂天詩爲東坡文遂失古意豈二老過周之詩自黃陳
者故律法森嚴不失爲工周云吾於后山有得然劣於
后山也得其佳處甚多而妙處無見也后山之詩庖下
之刃畫史之旁礪羸得之深而忘也一編之詩凡駢麗
工奇俗之所謂可喜者無幾間有之翁則寘之外集妙

意可見周猶未足語此况其餘兄之趣操言議何其似
周也高眎風煙月露形似之表頡頏淡泊閒雅之境此
而不已后山真可跬步山云予於書貪嗜不厭彼旣已
淫于書痼于詩鳩視時相糞土挺之死不少屈宜其枵
腹就盡於此學之竟何益而兄幾造域啜齋窮未可量
而高論云爾無乃貽不知者詬怒乎僕也學后山者不
但其文且欲俎豆其節顧未有得萬一而兄遽辱評品
取衆人之所捐擲不睨而獨欲黼黻金玉之無乃貽世
人之笑詈乎兄未必益也而僕所得則將不貲雖然君

子相與以情一面焉而遽責我遽規警我僕平生望於
人不一二見者兄真可人哉僕有所見亦何忍愛其情
於兄夫三百篇之爲經後世無以加士以詩名捨是無
善學屈氏之騷杜氏之古律三百篇之正派黃陳出于
是而其才高妙故卓絕不可及如此兄之才不下當世
其亦自周而黃陳問塗於杜揚鑣於騷而稅駕於三百
篇不此不止也庶逞兄之才而兄辟是是不爲也非不
能也此僕之望於兄者若僕則齒髮可念志慮耗落仲
尼所謂不足畏者何能爲繼此鐫其頓策其甚不逮猶
有望於兄此外須面以旣

答葉學諭書

辱惠長牋辭意良厚設科待士師道也古人辟不肯居
而教官亦謂之師儒名則然求之其實則謹辟是予乃
以洙泗河汾見處非深知僕者名以師儒則課程陞緇
職不容免士苟尤穎超乎其徒不得不優之優之未必
可以服衆議子爲場屋之文信尤穎而超其徒匪衆議
無間然僕與子皆小尉旣已異子於人必有以信子於
人固也似不待諄複者雖然文章士之末也科舉之文

又文章之末屋多士而隸之本不止此捨文辭而德行
政事云者則才無所試見祇以起僞遠望之以孟荀屈
馬舒向之徒之文則合有司之目似不必爾果爾彼亦
必能知之故窮年竟日從事其末士非得已子繼是無
局於科舉之文卽古人之所謂文而超然得諸文之外
異子而信於人者益大非特僕不敢靳有洙泗河汾設
科待士者出將分席待子矣勉之

答翁秀才書

惠示誨篇陳義粲然何蕃趙德彼丈夫也何必榮古虐
今取不自信之疑不肖者之瑣瑣碌碌何敢當昌黎公
之任云云之諭敬悉雅懷事在州而予奪在縣始委之
縣乃可不然今無能爲也天下事無使至於閔訟此一
是非彼一是非此之說出于此彼之說將出于彼而邑
長之於民決然爲可否之言不聽則治之刑之施於士
則不應爾紛拏至此調護之外無餘策焉安之

答王秀才書

蒙惠長牋三復其說凡兄之屬我已厚而所以望我者
非也爲吏與爲士不同而待士與待民尤不同民有悖

弗率患未知知則刑加之知之矣而未有犯焉猶不當
掇取逆意其惡而治之也况士耶凡儒其冠豈容不禮
貌之歟或者少有月評之玷又豈可不小忍之以待其
定歟故曰待士與民不同若夫率意而行肆口而言爲
士而然不怪也號曰吏則輦笑舉動利害如響兄所指
陳率焉言之使僕率焉行之兄則何悔在僕誠病矣何
者吏則難士易爲也學職之選府命也必曰再試敢以
是有請乎家食者之欲進猶夫任學職者之不欲退也
必曰某可排屏某可陞職僕坐席未溫客主之勢殊絕
敢遽任是怨乎豐之惡四子之善自兄言之爾使彼且
議兄必又雌黃皂白之不免詎容遽信兄行吏矣且自
知其不當爲舉子之意行也然兄所計抑末矣士爲學
宜與古聖賢偶不得已而干祿則淬礪才業以動有司
聽果足以動有司聽則紆青紫趨勛名隨取隨有回視
羸鹽短檠處向所較者祇可一笑雖然是猶外也其本
在器質器質在涵養敢以是疇厚意

答李秀才書

僕領教備悉榜所云示兄不鬻酒耳它無一語侵足下

復何嫌且此自軍大將有請不自邑宰出也邑宰除去
惡語爲兄計至矣復何道事貴不欺欺心不去天不與
人不是也隱之兄心所云云者果未始有此乎以爲未
始有則天與人均爲不可欺者易以無咎爲補過之善
傳以自修止謗僕之涉世得孟子一語中則坦然而推
之不可勝用曰反求諸己僭爲兄獻兄家利源設或者
据之分其贏兄能默然已乎彼且分兄之利矣又惡其
名之彰也曰是且揚吾過非勢位尊卑之大相軋恐未
易得此於人也兄之意似不必戚戚戚戚於此必有左

袒基兄以多方經畫謂此莫大之恥不可不雪之者大
左袒者自爲計則多爲兄計少也兄且入其說訴之邑
訴之郡訴之監司軍大將訴于此豈不能訴于彼且以
兄諱榜爲私酷地者彼之辭則順而易信而邑人負此
不韙之名凡數家其來有素而兄不幸亦不免與焉于
今但有循謹不欺仰俯求無所慊靜重以待之耳榜何
足道而傍引曲論若患在朝夕求脫去者竊爲兄患在
朝夕然求脫去者不在榜也欲收去姑徐調護之今似
未可幸亮之

答嚴學諭書

承過顧惠示長牋三復其說甚副所望吾輩講學所至難者將以求其定學而定止矣然而所謂定者未易言也士當審之於未定之先乃能安之於已定之後未定之先審其可以定而後定則隱之吾心而安推之於世而無議焉乃可爲善學未可以定也而遽定其害道不細求之心則將不安然且安之則懵然於是否取予之際人且排而斥之否則受其誤兄所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而義外之說膠固不移豈特告子凡荀子之性惡

北宮黝之養勇楊子之自爲墨子之兼愛以至佛之慈忍老之清淨惟其自是故自定自是而且自定啓於其始之不審其所向遽以安之以言之至今識者疾之不忍而悠悠者或沒溺其心想彼數子其始亦不知其弊之至此也兄之論學汲汲求其定此僕之所望於朋從而未有所得者春秋十說併以見遺其理有據其文甚暢理當而辭順足以卜其中之得於經者于以自定夫何議而又拳拳於僕乎僕之求其定久矣迄今未敢自定畏蹈昔人之轍今乃得兄將求友焉以冀其定而兄

江清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之學可以定而論定者顧肯下交於僕僕則幸而兄無
乃謙撝之太過歟撥冗草具謝臆繼此時得從容言議
以決其定兄其母多遜

答伍解元書

識君子餘半年矣比者兩辱臨賜大篇疊來始遂我以
易之妙得其所以爲出處泛應之機繼博我以詩之雅
甚其所以爲比興持用之趣辭雖甚約理則炳而周君
子之於文不當如是耶凡此者皆鄙見之所不逮而辭
之云云意之款款若真有求於下走何哉握靈蛇之珠

而動目周朴染指螯殼之鎗顧芻豢于家則厭薄之恐
非愛寶知味者之正若曰時爲邑學遊事科目舉子計
則僕雖老舊技猶未盡忘敢不有以時發所蘊效之左
右聽其擇取而丞公尤長於此政自有不貲之益然有
一說似不容默是間諸生秀拔者不少然皆畢力巔巔
于學職至植黨衷刃以爭掇之視此幾爲稅駕地夫此
計其名耶其利耶利固毫忽名何有而勇於校此何也
國家科目其塗甚夷得之可以行吾學潤吾家澤吾親
友不然行之充學之裕足以有立于世以敵軒朱而傲

封君諸生之才有不取之爾孰禦者古人所謂不爲也
非不能也兄冲然澹然靜退而誠慤來爲吾重庶可勉
諸生以當爲而挽回其積習以息諛諛者良幸

答李秀才書

伏辱過訪長牋見屬展掩吟誦使人悲惋含辛茹毒備
見于辭夫何良士罹遇乃爾而又親殯未葬貧無以辦
政宜奔走號訴求當代好義尚氣勢力足以振人者赴
之不然名聲煒煒望實孚于衆借譽引重亦或可以委
曲有遂焉如僕則非其人兄之厚意無乃暗投乎邑長

古子男邦有民社有政事不應無財而定海異甚一簪
不自有而稅與酒它邑當有之者亦不與焉令逃嫌則
固幸然何以爲當用而用之者計兄之窘迫而有愬于
宰非當用者乎此無以應焉良愧苟恕已而望之人人
且曰是爲大邑而誘他人何歟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
與之吾夫子亦恥之者惡不以情今曹不恤而稱予於
人其無乃貽不情之嗤乎若曰祥琴入御將過從文字
間則謹不敢避是幸察

答劉秀才書

缺尾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伏承過訪惠示長牋敬讀數過卽言而得其意志於功名而以事業不進爲憂以不求爲求而拔出流俗之表不知僕之不肖而赴之以其情甚哉兄之好學與僕之向時相似也而不能使僕不疑者蓋赴其所不足赴而譽其所不當譽也僕少則爲儒而恙患險阻沮之力不副其志自視常赧然顧何足赴應課而試邑辦賦輸防機弃凜凜汲汲也舊學何事顧今置不講得罪名教貽譏識者多矣顧何足譽而兄稱述皆浮其實非僕所敢當者故疑然言之諄諄意之勤勤其於學問不啻甚渴

而蘄飲久饑而欲食未必能已吾飢渴也者亦從而扣之僕之初學蓋亦如此以僕之身所履者故信兄之情也曾子之告人必曰尊所聞行所知兄所聞而知皆卓然偉然非僕所敢議顧乃垂問焉孟子之論曹交亦謂歸求餘師夫四明多士之地凡昔之光賁史冊今之輝映縉紳標表士林者不知其幾兄之敏邵恪誠必皆尚友古今中有超然自得之者矣於此何以進兄不然試誦其所以爲學者以告僕二十五歲始知爲儒痛其晚也意銳而氣盛視經史文章欲吞取之里有邵蕤元

實者頗能文而又博洽從之遊朝夕凜乎邵之在側也
謂不至焉恥也既又有濟南周孚信道者尤精博高妙
古文與詩近世少比亦從之遊朝夕凜乎周之在側也
謂不至焉恥也如是者十餘年雖環省不自足而或且
取之且稱之以為能文夫以其二子為之表的甚切切
也而吾之猶為吾也不然其尤碌碌不足道果也四明
之多士若在昔若干今豈無二子比擇取其可畏仰者
凜乎立士側朝夕于斯寢飯于斯以不得並立為恥則
所

卷之二十六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七

劄子

上王參政劄子

某疎謬老衰無寸長可言受相公特達之知日夕惟念
古者為知己報或以德或以事其次猶以言言則下矣
然萬一或有取焉在長者不徒爾也就令無取亦少寓
圖報之意某於某官所可効區區者惟言况某官與政
之始仰受兩宮之託俯答天下之望規模之在我事執
之在天下必已定於曾次而聰明之間或偶未及涓埃

之善可以少裨采掇者又可不加意哉加之意所以求處事執而定吾規模亦一助也故某率意言之不暇究理端緒惟某官擇焉今日在某官所先務莫若養重臣之望夫國無重臣如舟無利楫翱翔乎安流而無風濤之險則可以苟安旣曰乘舟則凌湍波抵怒風可不有備古者爲國當倉卒迫急之際安危之機反掌之間而重臣者獨能呼而來麾而去姦雄有所憚而人才有所倚賴附麗以自致其力至此然後知國不可以無重臣而重臣之望當蓄之於素而不可求之於暫當求之德

義忠節之間而不專在於才平居無事天下之心繫焉一旦之所賴乃平日所繫之機也某官以高明之資輔以正大之學危言鯁論天下傳誦凡其與同列競曲直對天子爭是非者中外畢知而又天資挺直廉隅介潔載在士民之口久矣天下望以輔政果輔政則又曰是且爲宰輔某近聞淮浙之人言朝廷不乏直臣吾何憂某謂此可以積累自修而得不可強而致所謂重臣之望端在某官矣竊願某官益推其徇國愛民之心益謹其正心律下之本動爲才賢計毋爲親舊門生故吏計

以功名不朽自期毋以富貴安佚自挾非才不薦可薦也不進不已也事悠悠者不以寘懷有關利害不罷行不止也使其素節上愈益信於兩宮下愈益服天下之心夫如是無事可以持守治體有事可以制成敗之機天下無意外久矣若曰必無可虞之事則非遠圖長計任此者捨某官將何望其次則欲振整風俗風俗不媿久矣不當治其流而必求其源源所發不能無偏從其偏而治之庶乎有救天下之勢上之欲有立則下或必爲矯亢苟免上之欲從寬則下或流爲欺謾僥倖有立

則必振紀綱崇寬則必施恩惠夫何所議而其俗或流而不媿故不可不爲之所國家臨民務寬厚捐苛細施惠發德湛浸涵泳有加無已小人狃於見聞莫不欺罔以自利僥覲以妄爲今之臨民其迹多近姑息而沒其崇寬之實寬非不媿之名而寬之弊則與過於嚴者同姑息之弊與束濕太察則一弊已久而漸見上下知厭之矣以其寬政之爲媿名不容間也言之有鍥薄之嫌士夫不敢及此積之不已其害將難乎其救今未見也一旦不幸有水旱盜賊意外之警則圖之後時矣其願

今日政事發施使天下之人殺人者必死負罪者必刑
貸貫者必償持而守之數年則僥倖之心漸息然後有
以予之感恩必深無以予之必皆安分自盡無枉抑不
辜之怨如是風俗可以漸正而治術易施不然未見其
可也又新天子卽位首來天下言甚盛舉也意悠悠無
稽之言必且不少悠悠之言信不可用然於時政未害
也容而寘之適以彰吾君與廟堂恢洪之德然謂其間
皆無切時可用之言則恐厚誣天下誠願啓迪聖主採
其切時可用三數人加以醲賞或補以初品之官以作

敢言之氣國家海涵春育霈澤天下駮雛癡兒揖官而
去者不知其幾而於抱材識而沉隱約者官數人則曰
恐其濫何略彼而嚴此也然言事於今日其大槩所主
在除弊不在興利在酌中通之制不在過爲刻害言利
者主節省而非生財之謂言兵者主自治而非奇功之
謂廟堂去取茲當立爲一定之計卽合否爲用不用可
也又僧道之蠹太盛不可不抑其執禩祥之妖有萌不
可不絕其源菴寺之無名可併則併寺觀之戶絕可繼
而不繼所以救之目前住度牒不鬻自某官與政始能

守之二三十年暗銷其徒所以救之於持久都城內外
創菴寺以養淫僧不知其幾曩李壽翁之尹京也奏乞
籍之以居百官策之良無出於此可以寬臨安僦賃之
費可以絕僧俗雜蹂之弊權貴不便策旣不施有識追
惜此在今日正可舉行亦願某官識之或侍清光言議
之隙可言則言之而祈求禱禳之事經載之以寓爲民
之意爾不如今日動雜二氏爲言而徼求福壽又爲它
日天堂地府計也某官無謂其事悠悠若無害其費若
不甚多不足病政俗也蓋闖旗而驗不得不文成五利

黃龍之見偶中則玉杯之詐逆亂之謀繼之近方士服
丹藥其始亦必有小小收其效者以浸入其心也使今
日僧道技術妖幻之徒用之而不驗其患猶細其事萬
一偶如所祈茲不幸之大者某官不可不著之心聲欬
言議糾之以正以明言其無益則善矣嗚呼安得天下
士夫絕口不道老佛絕意不事祈禳禍福之說中外浸
假而習孰不萌奇袤之見耶小儒猶知深憂大君子不
當泰然也又兩淮之地國之北門其民皆向來蹂踐之
餘而風俗純質土物有中原氣近者南北雜處寢不如

舊而士夫不諳土風又不識南北情僞立說以固寵取榮興爲相繼淮民愈弊昨徐子寅者於淮東創爲屯田其名贍歸正之人而急於多其數南北之人淵萃其中烏合不根之徒一旦得聚氣執自合而子寅曲意庇之平民畏如豺虎官吏莫敢誰何稔歲之時無幾而振貸不貲者無虛歲爲患至今尚熾繼而議者又請以兵屯淮西不知兵尤不可耕而蠹民尤甚今者淮民之幸天聽甚卑淮西之屯已罷吏民如疾而汗刺在肌而捐去也而淮東之害未有言之者亦願某官著之心乘間可

言爲上言之斷然罷去慰淮東之民或曰屯淮西者兵也罷則歸其營淮東之人罷屯則何歸此亦不難據其所種之田捐以予之使爲已業與編戶齒隸于諸縣一二年之稅又損其輸之半或三之二凡官之爲屯田設者一切罷之然浮浪不根之徒本藉屯田之執以主張民間一旦失執其大無良者必且遁去然此徒去畱不足爲損益其人居不能耕出不能戰但能侵陵編戶蔑視縣吏取無用之人以驕子奉之又欲聯綴而止之惴惴而恐其去此何爲者此在三代時正在誅鋤之數

又可挽而留恃而使之乎亦願某官寘諸心有間則言之請而罷之以爲淮東幸又淮南戰守計經畫者多非其策是以費財而勞人取輕敵國生疑淮人虜犯淮南凡幾矣惟淮人諳其情而其有識者可與語至當之數夫不可不慮者彼衆我寡之執不可不達者攻城野戰之計虜騎之來或聚爲一或分爲二而我則無所不備夫一或二而已是以常衆無所不備也不得不常寡所備者不少故修築者多彼未來吾已自弊彼來敗吾一其它已破膽矣而吾前日城築之費不知紀極隨修隨

壞及其臨事夫何可恃揚州之城亦旣二十里使其受敵非數萬人支而又創爲小堡萬一虜恃衆以攻我能分兵爲兩乎我能兩守虜獨不能兩圍乎此其兒戲欺君已甚可笑而瓜洲去揚州五十里瓜洲有城揚州之兵肯爲必死計乎是蓋懲辛巳劉錡之敗而藉口洗足登舟之說夫人之處事每懲而每改圖則迄無定筭執古之一言輒据以爲法則不勝其泛矣夫彼豈知建炎虜騎度淮未嘗以攻圍爲事而我未嘗城守而較勝也彼以氣盛衝突而前我以懾怯望風而走自張韓諸

江漢長策卷之二十一
三九十五
將乃始知避其方進待其衰也而乘之虜始大有所忌而和好以成今而修某城創某堡役既罷之民捐無餘之財以填無藝之壑平居無事君相之前聚米借筭真若可聽一旦虜至彼合我分彼衆我寡彼勇我怯棄城走爾紹興而來諸將每每出此淮人擲楡不顧也而堰然指以爲媚上固位之具何哉某獨謂虜之欲動其來之衆寡將之如何我必先知之彼或大軍侵我在我之策必清野必聚屯屯爲二若三堅壁不戰以老其師灼然知其可乘然後乘之不然不動也彼未得志而退已

罷矣不然分屯而守如前日議者之計普虛實而漫戰以僥倖一勝也難矣降是小小侵軼則緣淮亦聚屯三數處吾俟之以靜不爭小利徐而制之亦不難矣如某之見揚州大城和州合肥之外可且罷其營築以息人省財一旦有警隨敵大小堅脆務爲聚屯堅守不可犯之計清野以待不輕逐利如此而虜人不足猶復其進莫禦如前日某不信也傳曰耕問奴織問婢某淮人也考古驗今似亦熟悉然言於士夫未始動其聽久亦自疑其疎然屯田初置亦能策其後必然旣而盡如所料

則又自疑所見之不皆迂繆不適用也使萬一焉料其未然或如其已然而寘不言焉則亦自惜且恥終無益於世故是以不忍自默獻其所見門下願某官試釋其說或有合焉不然亦欲鐫警其不逮也或有可取繼此猶有爲門下獻者

上趙丞相劄子

某比蒙延之座側訪以淮民休戚利害反覆從容得詳稟其說此與周公吐握魏相延問椽史視古不愧復許以再見而歸某意有未盡者敢畢其說可否初不敢自

必淮南楮幣不通窮困甚矣大抵有農無商賈豐歲則有米麥而無貨荒歉則米麥偕貸併絕兩淮之地北鄰疆寇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四百里國家厚墻高墉不可一日無者是寧可坐視其困悴號怨不爲之所耶前謂鐵錢不南則官券必不北沿江州縣且可通銅錢用或立分數許三分或五分用之此令朝行此病暮損議者曰譬如人左偏已病豈可又病右偏某謂江北鐵錢亦國家寶也何至其凶如此日今淮人所病不在用鐵錢在無官券爾鐵錢在沿江猶在淮南當江南楮輕錢重

之時濟之以此適爲民利又何病議者又曰鐵不可蓄非銅比鐵錢爲用則銅錢盡藏富家某又曰常情之於錢凡有餘則蓄之矣初不繫鐵錢用否也使某居內郡餘百千則計蓄百千餘千緡則蓄千緡以備緩急以貽子孫况編民而可遏之不蓄而又防其蓄乎今銅錢日少豈以鐵錢故而藏之耶議者又曰鐵錢過江則盜鑄愈多某則曰盜鑄與否在郡縣奉禁令如何不繫鐵錢南北也法禁小弛雖不越江猶盜鑄也利病顯然而議者過計則然然某所深憂者淮民不可使怨憤困悴淮

地不可不保愛顧惜此之利害某不敢深言其憂責揣在廟堂救之如拯溺復仇乃可事雖明甚而議者往往居利害外故異說如此某人微言輕何能動廊廟萬一不可聽用若其次策則嚴已行兩總領解錢交子二分之令沿江諸州所發上供亦可放此外此則沿江津要置三數務委清廉不擾官發楮券交子與鐵錢所得交子置總所鐵錢置提轉司交子鐵錢在官目今雖無用淮南每豐年粒米狼戾時當路往往閉糴賤市今荒歉極矣必且豐熟則以此所積鐵錢與交子增價收米貯

爲軍儲或爲水旱備良策之次者庶其在此如此鐵錢稍重官券稍多淮民少蘇矣不然束手視之無策也或曰今可放蜀中例令鐵錢二作一用某謂此最不可者今日鐵錢果太重則此法或可暫行以救之今鐵錢已輕而又輕之是以水濟水之說也而又官若民目下折閱其半民必有無償自斃如宣政間官所有或一二萬或一二十萬今坐失其半彼不償取其肯止耶而民之操官券者猶計一千五百乃肯換一券二爲一則是鐵錢三千得官券一千立見狼狽今而曰吾禁之以二千

易一若二易一可禁而行則今日胡不禁之一易一耶民方急時卽其有者擎企哀請恐不我予禁不得而施之也爲法制事當察民情情所不樂不便法禁格矣古今皆然不獨今日所謂淮地戰守計戰固不可預言而守則必有定論定論在審敵情如何虜陵暴淮南凡幾矣未始攻吾城也而議者紛紛皆曰某處可增築某處當修培費財勞人凡幾年矣一旦有警委之無用某生長淮南聞見虜人熟矣得吾郡縣必披城置寨未嘗肯安居城中吾所守之城未嘗輕攻之惟趙立之守山陽

魏勝之守岫山極力而攻然彼僅捷于楚而大敗于海者蓋兵法攻城爲下策修樓櫓輶輻繇歷歲月蟻附而攻殺卒三之一而不拔孫武之所深戒虜人知之審矣然二城之必攻大不得已也立之守楚是時淮南盡爲虜有虜以立故猶未敢渡江且舉其全師取一孤壘制數千烏合猶不能克何以使其下是豈容已岫山則舊亦彼有吾取而城之彼亦忿而計必取然虜師斃于楚城下不可勝計岫山之敗臭腐者累月此外未聞攻圍之舉則信乎孫子之忌不可犯而虜不可謂之無人卽其不肯捨所長犯所短可以知之矣不知其情而每自困焉城楚州城六合修天長修高郵財已竭人已勞議者言可守之地猶紛紛未已則是猿臂而守吾地然猶可也不知猿臂連屯之勢正取敗之道古之人以吾所不爭者形人而使之疲今取敵所不爭者汲汲以自疲可謂知乎兵法少貴合衆貴分少而不知合則荆分爲三適足以爲黥布餌多而不分是新之昆陽符秦之淝水爾吾兵不爲少而較之虜則不爲多爲吾之計萬一疆事有萌吾不可不戒者必無浪戰不可不謹者必清

野必聚屯揚州合肥若和州吾聚屯所也而兵不可妄分也百人而爲二則五十矣三之則又加少彼此顧望氣勢不合其敗十八兵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用兵之要無出於此聽議者之言也掉之卽動遇之卽戰此正虜禱祠而求之者何也野戰乃彼所長而攻守有勞逸客主之殊不寧惟是兵自戰其地目之散地者謂人有所恃皆有走心兵法所忌也苟不先計而浪戰或見小利而輕動必受挫于虜無疑向來三帥制虜可見也其始多敗實由浪戰其後頗識虜情來則清野聚守要害兵不妄分清野則敵無所資兵不分則氣勢合敵有所忌來則小避之去或追擊之用能使勁虜厭兵請和今不祖三帥餘智信樽俎遊譚之論以定攘擾恩亂不可恃之計未見其可或者曰長淮亦吾險也可據之與虜戰或曰謝元以八千兵敗符秦百萬臧質守孤城魏武不能拔此皆不見事勢又不知兵之大計也人見盱眙而東淮流沅沅則以爲險不知其上源方冬時策馬可涉建炎二年虜人臨淮甫三日爾已飲馬于江紹興十一年韓侯復濠州戰艦泝流而上兵與民不乏俄虜

騎至夾淮攻之矢石雨下賴汭流而退少選虜人車
運木枝欲槎淮流已山積于道矣又少東而左岸無虜
乃遂得解而去韓侯猛將其兵壯健非今日比浪戰尚
不得逞今之兵視曩者爲如何今之將有如韓侯者否
此據淮而戰不可輕信之說若兵法之常道十圍五攻
敵則戰少則逃爾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如謝元以
至少之兵取勝勁敵此古今幸勝不可舉以爲法臧質
全盱眙亦古今幸免不可爲常負數十斤而趨常人能
之烏獲輕千鈞焉人之異也切脉觀色意疾證而投以

藥常醫及之華佗剗割藏府除去宿疾技之異也兵也
者國存亡繫焉愚不敢取其變者言之也臧質之守盱
眙魏武倦而歸爾合肥之役李衛公以爲非謝安之善
乃符堅之不善此正古今確論符秦黷武二十年間無
日不用其民又蕩然無政民夷雜蹂想其人之思亂久
矣甚矣驅怨憤之人遠絕江淮勢甚不順而朱序寄聲
謂更迭而來將不可禦併兵而進可疾戰郤之則其人
之不樂爲用信符堅之不善而謝元之捷實由天幸非
特衛公知之當時老於兵者亦所不敢必也不然巨冲

豈嘗然於此耶胡不觀蔡謨之議庾亮乎亮北伐之計使之當符秦未必無功不幸與石虎爲對工拙異用也北伐雖正而偏師之進諸將敗北邾城不守使石虎之兵南寇謝元當之耶其不爲毛寶輩者幾希平日論兵不計兵家常法輒舉僥倖萬一者藉口過矣不然王君廓十三騎却敵二萬趙子龍退魏兵玄德謂一身是膽者皆可爲法矣彼皆大不得已所謂出死入生轉敗爲功者今使諸將一旦臨事或恐有以繼前人之武特不河爲常且藉以爲譚爾然則某所謂必清野必聚屯必毋浪戰城已築無庸復毀已修者不必增隨壞隨修而已苟其有人足以支敵兩淮疆事大計在此而南渡以來可法可戒亦不外此也若夫淮民撫循則在監司守令而監司守令又在廟堂示以安靖不擾之意害有所除審而後舉利有所興無汲汲於報政無切切於希賞動爲不可壞之計昨趙侍郎漕淮東因民之請講行水利所謂高郵斗門石礎發其一二見其所用材木石礎皆蔣發運所造堅良不可動爲不窮計歎慨不已謂後世何能及此退儲材石規爲久遠謀會以事中止則今

人之奏功欲速枉費財力隨成輒壞者可戒也某淮人起于畎畝備悉淮民休戚老無望于世但欲廟堂加意淮地亟收民心以厚國之北垣某官萬一取其一得以幸淮人某所望也信不信在某無輕重而淮民幸不幸係焉然亦國家之所不容忽者干冒鈞嚴皇恐無地

周樞密劄子

前缺

遂舉而不當則骨肉疑間必至相窺相鬪兩虎鬪而未決則吾不寧保境而已河南之地亦可徐議使其舉事而無間然則吾憂甫深何則彼恐無以尉其意而使之取地於我取地於我而兩淮危向者僞齊嘗出北矣資之以兵驚我邊鄙彼雖敗不恥也而我不可以屢戰彼坐視燕京或敗於我或能困我皆非係彼之休戚是足寒心故曰天使之棄疾未可知也雖然猶有可言者彼既相忌必不多其兵力兵力不能多而妄舉也將劫於民中原必且不堪而將有豪傑乘間而投隙或無謀也而多其兵力則非彼之利未必得逞於我而反噬之計或萌於此此又未可知者也就不可知之三者要之它日之利害吉凶或胎于二雛今者吾必預爲不可勝之

計則邊事宜急計而熟講請遂言保兩淮之大畧前之所言特以意測之爾事之然否不敢必也雖不敢必然淮南被兵久近不可知要亦不能免保淮南無他策必清野必堅壁必毋浪戰凡今言守某城據某地多務分兵以相接援使虜不可入者皆非計也淮東則揚州淮西如和州合肥皆要地也爲三大屯俟虜之來接兵不戰吾亦蓄銳伺隙審於使間明其耳目俟其的然可乘與之一戰可以痛懲其侮未有必勝之機而僥倖一勝是浪戰也是彼之欲於我也或曰彼之來吾連臂守之

庶幾保吾所有今且委地與之而據其裏是資寇也某常非笑說者之謬長淮東西凡千餘里爲城幾所一一守之彼常麋聚而前敗吾一而他破膽走矣吾之將校狼狽內救朝廷且以保江爲憂吾兵不戰而道疲矣且連雞而守不能禦其來決矣使彼連雞守之其能禦吾之往乎黥布叛荆軍分爲三將以相救也而議者知其必敗未幾敗其一而衆潰康延孝爲晉策梁以謂其兵聚則不少散則不多劉備攻吳連營七百里而魏文知其非兵法寡者備人者也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非特

古事然也項虜之犯淮西也如張侯柘臯之捷其犯淮東也如韓侯大儀之戰虜馬一甄而來吾兵一甄當之使其分兵而禦之何以殺其衝惟大儀之捷韓分解元一軍守高郵是日也元與虜戰甚整暇而捷韓特以高郵扼其糧饟爾外此不聞它守也人之言曰臧質守盱眙昌義之守義陽趙立以烏合守楚州猶二年之久以此藉口而計分地而守夫此皆出萬死而僅生極危而僅存非可爲禦戎至計而立亦終至魚肉又豈得已柰何平時議邊計不求萬全而踵僥倖或勝之陳迹恃此與強虜對乎吾兵不分足以當其衆而又不輕與之戰彼客我主勞逸勢殊而勇悍猖獗之氣將屈吾清吾野則彼蜂屯之衆非餽運無所得食將不可以支久其間必將有可乘之隙吾將良而士怒後發先至之技處女脫兔之機其必有以建大功而破虜人之膽兵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銳不之避命之曰冒惰歸不擊命之曰弱冒必敗不足有爲苟弱矣足以啓敵人之侮雖然此猶係主將之巧拙勇怯如何而不可預知者也所可預定其計者吾兵決不可分而已今之議者畫地借筋

尺寸而守之猿臂連屬將以限其來者紛紛皆是也此說未破某恐必至誤國也計吾緣淮而列屯其敢越淮而虜耶其不敢必矣彼越吾地而不與之戰則連兵何益無所伺而戰則敗多而勝少法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謂其無必死之志有散走之心也故緣淮分屯非至計明甚辛巳虜亮之來官兵控淮而守凡幾所內地屯據又幾所虜兵侵淮南者二一自淮陰一自淮西亮踰淮王權敗劉錡遽棄淮陰保江執甚倉皇而諸處所宿之兵不能齟齬其間吾亦了無賴焉則虜兵合而

衆吾兵分而寡一驗也甲申僕撒之寇守山陽守淮陰等處又幾所虜併力敗淮陰兵殺裨將劉寶棄山陽倉皇爲保江計諸所屯兵亦不能齟齬其間則虜兵合而衆吾兵分而寡又一驗也或者必曰吾兵聚而待敵則延敵入境使彼據其已得之地耕戰兼講與我相持爲久駐之計則柰何某亦料之熟矣彼不盡得淮南則不能有淮南亦猶吾不盡得淮北則不能有淮北使彼貴將重兵宿于淮上則非久計更迭而畱委之裨校則吾能制之自建炎至今犯淮南凡幾彼嘗盡得之猶不

能畱况不盡得而憂其遂能與我分地犬牙相持乎卽
已然而圖方來爲吾之計似不出此其次則莫急於撫
淮民也撫之得其道將以用之也某又請言其用之者
兩淮民兵之健者猶可十許萬議者悠悠未有成說夸
者曰民無不可使得良將教督之可與官軍同迂者曰
民可耕不可戰聚而教以兵徒擾之爾是未有成說也
言兵當計彼此虜騎馳突之兵也來如驚颿去如駭獸
國家軍政紀緒條目截截可守可觀從事於兵者攻守
擊刺之外不治它事如此僅與之枝柰何欲驅耒耜撥

襖之夫禦堂堂之陣乎若曰佐官軍之守也緩急而飛
輓也得利而據阨也對壘而張聲勢也則不爲無用今
所謂挑丁皆強悍能辛苦者也如某之見若邊事萌芽

預爲清野計令兩淮之挑丁分屯山水險要處

如淮東
興化縣

淮西之諸
山可屯處

餘老稚牛畜農器分泊江中諸沙不徒泊之

也挑丁之外取其次丁擇諸縣之官不迂而腐者摠而
制之諭以略置弓槍旗鼓立之長列屯于此爲老稚之
衛前此聽民之散處官無所措畫壯者顧憂其家常爲
走計或相併吞或急則降虜脫而渡江者所在布滿往

往反爲江浙民間之患夫吾國未必能用吾民而爲虜用也常力何者彼以長矛利刃驅之爲之負輓爲之鄉道爲之攻城何求不得建炎紹興之初常如此矣今其家與所資旣屯江中則壯者無向來內顧之憂告以爲屯實以自衛故不難於聽從民戶百萬口屯于江中亦足張吾執而重虜人之疑昔魏文長驅臨江孫權倉卒緣江列木城而魏人懼諸沙之屯彼見其旗幟聞其鉦鼓何遽知其非官兵其不賢於木城矣乎使渡江而南者但城市之人則江浙官府易爲之所又免委百萬赤

子坐視虎狼之噬且或爲彼之用民之資力使十存四五虜退而歸耕蚕之計自若也聞之建炎紹興之初兩淮爲虜窟而沙上之民耕耘不輟一水之隔便爲樂土淮民戶知其便令之則從而又得以接收其壯者之用若曰置不足用而不計則建炎之初虜將龍虎敗于興化全軍殲焉亦張榮所裒棘荆鉏挺之夫虜亮之斃淮東所屯之民乃能頗掠其還卒焚其糧戰船自瓜洲至淮首尾相接四五百里不然則官軍方限江南未及北渡彼安翔而去爾復何忌虜中至今能言之據已之便

童子非怯反是鳥獲可侮此之機會無時無之要在藏
其用於無用也傳曰耕問奴織問婢某於文章學術未
必愈人至言淮南事則畎畝之見其言似未可全忽也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八

劄子

寄政府劄子

中年讀書得爲宰相一術已不及用久思效之人未敢
輕出恐聞者以爲迂僻而恠某官行有端揆之拜而於
鄙言每不甚棄絕試爲言之是說也不出于六經史傳
故不特難言而亦難聽非度外之人必不能聽度外之
言此某之所以欲默而不已也古有嫁女者未始一語
恚之女登車顧曰大人終無以誨之歟曰切無爲善然

則爲惡乎父曰善不可爲况爲惡是兩語竊以爲古今
宰天下至術也宰天下非一官一職比未可數數然也
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是爲惡者也置不道反此者
屑屑焉有心於善而爲之將以利天下祇以弊天下蓋
無心者易功有心者每窮惠以政者利惠以惠者厲古
今宰相以惠惠人反以賊人不知其幾而王介甫其尤
也近世亦多弊于惠然其弊立見故弊淺而易拯未若
王之弊弊于旣久久且深難救者也孟子稱子產惠而
不知爲政政立矣何惠之不被詳於惠而略於政惠而

窮人必病子產之惠不特徒枉輿梁之可議如左氏載
毀廟之類有心於惠固爲人所測耶鄭小國也子產政
不浮于惠未甚害也特不可繫以君子爲國之道爾使
子產爲齊晉秦楚猶不改故智幾何其不敗某所見一
郡一邑凡切切于小惠者未有無弊者况宰天下而可
後政而專惠云者乎子產治小國而不甚弊亦盛德臨
之爾他人而用其術且弊而敗矣他人之德未敢望子
產也伏願某官贊其化於無可指名之中藏其用於無
所歸德之地使百官庶民相忘於無心庶幾弊不形而

天下陰被其賜某官之勲業使人無得而知人不之知
天與吾君不容不知識治之君子亦必知之善戰者無
智名勇功將云爾况宰相乎而必欲功名云耶所見如
此若使一一引近事爲證則能之而不敢者也復有一
事三年省試如漢淮之遠別號取人似切而可行中間
高郵守上殿嘗勸以建白委以具草今見在謹錄呈草
後去年補試果亦行此推之省試又何不可甚可以收
遠人之心而攬其豪英持之久所補將不細且此不容
懷善陳子與監丞向嘗云輪對則乞此寂無聞豈子與
竟未對耶豈言他事置此耶嘗言之矣豈以其不可行
故止耶以某度之豈補試行之不弊省試則殊絕乎相
公不言之爾及此時言之收漢淮遠人之心舉博碩純
朴之士以致用人之利某官改省試於二月天下卒不
可易被其利者不容筆舌旣不應決然於彼而次且於
此也儻果有不可用之說明以見教豈勝幸甚

寄政府劄子

某苟祿窮山行書考矣自知甚審井水不波古書遮眼
聊娛老境職事極簡未至汰遣皆出鈞播歲復科舉矣

江蘇長興縣志卷之二十一
輒有管見欲陳于下執事相公向來見示云有所見具
來且許以祕不示人用是又復強聒歲丙辰春闈題目
出舉場嘗不知所措有曾讀國語者亦不能詳記且辨
析也數千人闕然不著席然後簾中疏出纖悉乃僅有
落筆成文者竊謂用國者貴有體且不當自揭其短國
家南渡以來以寬厚待士春闈廣場所命之題若易而
難難題時出之矣若上庠公私試若郡多士者之解哉
則不難無以折之至羣天下之士而試于春官四方人
才之不齊裹糧跣足而來較此三日冀遂進身而進退

之數則有定制奚必難其題目以強其所甚短南方之
學短於記問與北學大不相侔從古則然每見北士解
注與書金能上口如爾雅之贅牙正文傳注誦如流水
比比也而南士摘繪或工於廣記不忘萬無一二焉能
之強之以其所短彼有狼狽蒼黃應課塞白悲歎不得
效所長而去爾彼其去固不害吾所取然其所去取者
不免付之幸不幸而已於人才未必有得也豈寧惟是
吾南士之所短吾所當自掩覆者一旦表而出之此豈
可令北客傳之敵國聞之邪丙辰之舉可見矣二三千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輩無一人落筆簾內瑣細疏出喧囂乃定舉事如此國
體謂何丙辰而來士戒此頗畱心記問然記其一二遺
其十百千萬脫或題目又不易則一二偶及者幸矣其
不能遍記及此者乃大不幸三歲取士此豈小事而付
之幸不幸之間乎某自幼頗能記問年未四十日誦四
五千字四十之後日日以退而凡持身涉世日日自覺
老成篤厚無少年氣習今老且衰絕不能記矣與吾南
士言及文字尚頗以能記見推則南學之於記問不容
強勉或者見一二人之能記舉多士而強之以此彼有

老死布衣藜藿而已耳而某之壯與老記問之進退遼
絕也而其涵養器識厚薄亦以不同自上之取士者言
之其壯與老強矯厚重其孰爲可用乎古之君子已有
所甚長平日於人不肯以是律之况三歲一取士而或
者謂吾能廣記備言無所不該彼必如此而後取責馬
以驥天下無良馬矣天下可以大用而用才責功皆當
以中制服皮袴百畝自課婁師德爲屯田不患不最師
德之後爲屯田者不必衣皮自課其職亦舉上之人必
曰汝必師德若也則不恕且害事矣爲劇郡者問牛及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
馬鈞情不遺趙廣漢優之攘牛不還涕泣不去人服其
罪魯恭感人者如此而今之能撫字能綏輯民無怨咨
者皆可以爲吏上之人亦難乎必以廣漢魯恭責之也
記亡書三篋抄五行志不誤世不無此人不能使人皆
爾也就使能是未必可任以政其不逮者未必皆棄才
况科舉之設姑以是進之云爾其臨政其事君治民則
俟之以繼此之後檢之以官箴而懲勸之以舉察一占
吏藉回視場屋之文芻狗土苴欲以一日短長工拙定
其賢否耶歲己丑乙未某皆試于春官士人互傳 兩

宮有旨寒天短晷毋以難題困吾士子不知天語真有
是否也而傳者鼓舞交誦誓言旣仕自重自厲以報君
恩卽是論之困之以難題無損益於得失之數徒使老
成不逮者多屈幸不幸付之一擲孰若有以感其心而
進退以其工拙之真者也士之就試才彥眩于外得失
戰于內能不失其常度者幾何人某嘗兩爲考官所閱
試卷超拔可取者無幾而合格之文多不充所取之數
則亦匿瑕恕取之爾聞之諸公雖廣場閱士亦艱於文
字姑充員者每每不少平日如此况窘之以難題則文

之可取者愈見其不能充數矣或者見虜人取士不著
題之所出隨舉換經色色務爲艱難人猶有應者意曰
彼能是我何爲不可行此又非也中原之地本非虜有
也故色色以無道行之若士若民亦飲氣委順以任天
運爾吾而爲之敗矣况楚辟我衷若何效辟叔向固有
是言可法也吾 宋之所以得天人之助而享國無窮
者政出於優裕中和而繇密委曲之使不至壞亂而已
不恤之政一無有也故以勢論之似乎不振而快意者
少而天下利賴廟社安安皆本于此凡百皆如是獨於

士子待之以不恤於理實有所未安也今日參政公相
天下之孟荀韓歐似不當不爲士子地某僭瀆甚欲望
鈞慈軫介奏之 聖上諭之公卿寮案確守 高宗孝
宗規模將來春闈所出題目參比紹興以來難易以幸
士子而收能文之士無使偶能記憶者取之利害明甚
若秋試若廣場如國學公私試自不妨時出難題以盡
該博之彥庶此學不至全廢此非特某所望者第某已
脫科舉言之無嫌且實愍退敗之英多不得展罄所長
而去故喋喋如此某亦愚甚矣舉所不當與之事以言

江漢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于鉅儒大臣然鉅儒大臣以天下事君者也芻蕘瞽矇
皆所不廢其所見或者未下此輩似亦未可全忽

用才劄子 已下並代人

臣間爲治在得人得人之術致之不可不廣而用之不
可不精國家取才有任子有進士有雜流凡所以羅絡
招徠無所不至士之仕粗可以中其程度莫不任使之
其致之不可謂不廣內外之官上自朝廷下至一命之
吏凡其按制之權甚嚴不可犯纖瑕微類一掛法吏之
口則罷絀隨之其用之不可謂不精凡今日邊隅無警

盜竊不作內外晏然號爲粗治者其本原在此無復可
議然臣竊有私憂過計于此試爲 陛下言之夫天下

無常安之勢聖世無可棄之人方天下無事士之粗守
繩墨無過可指皆可以爲 陛下之吏以副所責任者
而槍攘倉卒意外之慮聖人不能保其無有當是時非
奇才異能不足以應之聖人在上惟能察其傑異之才
陰厚之而覆其短儲而蓄之以爲不測之備故天下不
至有槍攘意外之慮就使或有焉吾有以待之不病也
夫論人之法才與行殊士固有負傑異之才而行或不

謹者然其以行之小不謹舉其才而捨棄之則一旦有事誰使任患臣竊見今日士大夫初節蹉跌嘗隸丹書或法吏所擊之後往往排斥不恕世旣共棄之彼安得不跌礪自棄夫此輩豈皆無可用之才但法吏責之太嚴置其才而求其行則是捨所有而索所無置其長而攻其短聽其言誠若不可復恕而不知容而收之或可儲之以爲異日用也臣非以法吏責人之嚴爲非也夫以天下之大士大夫之多人人以傑異自命而睢盱繩檢之外則上之人可以爲治故夫隱慝顯過無或不聞

有聞焉無所不取此固法吏之職所以振朝綱而肅官聯不可少弛者也若夫陰察天下傑異之士可以略其行而收其才儲之以備緩急之用則陛下與宰相事也夫法吏之所不容而陛下獨能容之誠似私矣然天下之理爲一已而私其人固不可苟其爲天下國家而私之適所以爲至公人之抱負所有亦欲建功名致富貴以疇其素志今也以不謹之故不見容於法吏而顧賴陛下識察拔拭用之不爲廢人則其德上之心將銘肌刻骨宜如何報國耶善養生者平居無恙膏梁

參朮足以充適氣體然鳥喙天雄之屬獨取之左右豈不以外邪客氣嘗關念慮孰謂爲天下可以玩治安而不加之意乎昔者李克薦吳起之善兵必先言其貪而好色魏無知之言陳平亦不爲諱受金之鄙蓋欲其君明知其所短而收其所長故也宋璟之爲相以李邕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長棄捐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君相之用才槩必如此頃者湖南之盜雖曰瑣細方其跳梁負阻士大夫間所謂潔然無過可指者或無用于此而卒能辦此者多向來嘗被譴而今日可指之人也况事有大於是則其雍容辦集庸知非出於罪累之人如陳湯之誅單于李靖之平江陵斐豹之困樂氏類乎故臣謂君相之用才與法吏相違而實相濟惟 陛下恢兼容之量謹求備之戒時以度外待天下士掩瑕使過俾聖世無棄人兼儲並收有以爲未然之防臣之狂言使其終不驗也則天下幸甚萬有一焉如臣所言則國將有賴矣

廣言劄子

臣觀自古帝王求盡天下之言孜孜懇懇若恐不我告

者世以爲盛德事非也蓋勢之不得不然帝王之德不在是也帝王能審天下之勢以爲非盡天下之慮不足以爲天下故常不自有其聖智而使天下皆畢其見於我合天下之慮以應天下之務何向不濟衛室之問總章之訪善旌誦本傳言箴諫天下休戚何所不聞而下情寧復有壅蔽之患天下安矣人君乃可以優游無爲與天下享其治其勢不得不爾後世自聖之心熾惡聞其過人不敢言似若無所拂其意而不知情有所不通弊有所不聞則迂意勞慮之事時乎不能免此雖由不

能恢

御嫌名

兼容則然然亦不審天下之勢甚矣

陛下

卽位以來大度無我容納直言遠諛佞樂忠諫真得帝王用心漢高祖唐太宗有不足道是宜天下情無所不達利興害除無不如意而今日聞見猶間有未副者無乃求言之誠尚有未盡而能言之心尚有所鬱乎

陛下之公卿近臣固天下之選知無不言言無不聽頃又詔朝臣使言闕失則其在列之臣咸得展盡固無遺恨然臣竊謂陛下宜推好言之誠下及海內使天下草茅之鄙人一介之賤士皆得以納忠九重使其言達

于天聽焉知不有肉食所不及之慮乎 陛下求言之
意切矣求之幸輔求之臺諫侍從求之百執至矣特求
之天下者似猶未至曩者如星異如旱饑如疆事之興
皆求言于下之時聖慮偶不及此臣願 陛下少畱睿
意一下此詔使天下若吏若民舉得指陳闕失 陛下
擇其忠鯁憂時的然可用者旌賞三數人不惟作天下
怠惰之氣抑使萬世之下知 陛下聖德之盛如此猶
復切切焉求盡天下一得之見實垂裕之道且聖人所
爲豈直計一時動爲後世子孫以禹湯文武之聖而佐

之以伯益伊尹周召之徒豈不足以爲天下而其心常
不自足者凡以爲後世計則然盛德美政聖人爲之後
世有不爲聖人不爲後世孰爲之不特此也近者士氣
不振有萌矣率以軟熟無忤爲賢而指好言者爲生事
不靜不怒則笑之此風寢長非國家之福明者見於未
形是豈可不有以振起之臣非不知上一求言下紛然
而應荒唐謬悠委巷之言必且不少然此於 陛下聖
德初無所損適足以彰盛德恢洪無所不容爾萬有一
焉其言關宗社國家之計則 陛下所得多矣

正綱紀劄子

昔孔子論爲君難謂知此則一言興邦書亦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蓋以一人之微立乎四海之上情僞向背千態萬狀必欲使之帖然順治亦甚難而可畏哉古之帝王審其至難有道以處此在我者約而彼自絕奸犯之思在上者正而下舉無搶攘之患者曰紀綱是已昔之人善論紀綱者莫如韓愈其言曰計天下者不視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紀綱者人之脉也脉不病雖疾不害脉病而肥良醫憂之人主以一身

而臨天下捨紀綱何以爲治然紀綱之在天下人君主之宰相侍從挈提之執法之臣糾正之中外百執拳拳焉共守之譬如網之在綱孰能保其久而不壞一繩之腐一日之缺隨即補之則大綱固在聽其腐缺幾何不就盡耶國之紀綱亦惡能保其不隳上自人主下至中外百執隨壞而補則與日惟新謂之未嘗壞可也臣螻蟻之見亦欲 陛下君臣卽綱紀之將腐缺者補之請言其凡夫京師以衆大爲言萬乘在焉列而爲千官百執屯而爲千乘萬騎利害差跌動關宗社所以置邏卒

以防耳目之所不及固也而近者邏卒所及卑官小吏亦從而被罪 祖宗置邏卒之意豈爲此等哉郡縣所寄廣矣難乎爲吏者毋甚今日財賦之間左枝右柱罄罄度日而比者誣訴官吏或出皂隸臺部亦爲受理委官追證遠近紛紛駭人觀聽夫外而小官守倅制之監司制之內而達官長貳制之微慝隱惡不得而聞者有之矣至於公議不容衆口沸騰孰能彊庇之今也邏卒廉之皂隸陳之是達官監司守倅皆長物耶此風一扇壞紀綱之甚者在國體寧使司敗有失刑諸吏有漏網

無寧使權落小人寧使監司郡守有失察之謬無寧使上畏其下下持其上此非細故也分爲諸邑而臨之以郡列郡臨之以監司小大相制如裘之領監司以察郡縣而郡守倅又察其屬有罪而取固其職也間有按之而非其罪與其取輕而置重者在監司守倅固非善矣然以此罪其按之者去之則大不可比者大吏爲郡監司按之而俱罷者有之按縣吏不當臣寮以爲言而去者有之夫此獨不可以他事罪之乎卽按吏爲罪而罷去士夫懲之有不按而已此風未息亦壞紀綱之尤者

近者監司郡守頗以彌縫爲政彌縫之術於身無悔吝於人無怨尤然國家所以命官之意臨政治民亦取其爲上任怨爾使皆巧於彌縫國何賴耶臣蓋嘗靜觀中外之事彌縫之風不特在外則然今之宰執猶不免彌縫言官而言官又自爲彌縫夫宰執天子之心腹當傾輸自信展盡底蘊與國同其休戚者也今也深懲前日權臣之弊退縮藏晦不敢自信視天子可否以爲予奪聽臺諫風旨以爲是非夫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晏子而愚人則此

言無用臣非取宰執之不畏臺諫也宰執之所畏者非臺諫也畏公議耳臺諫者公議之所自出使宰執進退一人罷行一事於公議無慊耶臺諫過以爲言初不害其爲是何憚而不爲不然臺諫雖不言天下固交口謗之矣今宰執不究是非惟臺諫是畏日事彌縫宰執彌縫于上侍從百執彌縫于下至于臺諫有所取亦視天子意向待遇旣衰然後攻之不遺力上下相師成風自爲計信工矣寔非國家之福也宰執臺諫近臣紀綱所自振者顧乃墮損紀綱如此而不自知此其弊不見於

江漢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一
顯顯之中而伏於冥冥之際夫彌縫之俗起於士夫有苟免之心士夫有苟免之心何以責之立事人之爲家御一婢一僕接鄰里鄉黨一以彌縫爲之未見其能有立孰謂事君爲政而可以彌縫爲之乎臣願陛下明諭宰執臺諫近侍之臣知無不言爲無不力無所顧忌以公家爲心以清議爲畏一掃彌縫之舊習至如邏卒察吏皂隸訴事有以禁絕之振監司郡守察舉之權而正上下維制之體無俾小大之官低回畏縮防意外之患自一繩之緝一日之補日求而罷行之期使紀綱無至隳壞上下之間以是存心國欲不治亦不可得矣臣僭越言事不知忌諱陛下少寬其誅臣不勝至願

荒政劄子

臣伏見陛下以今夏闕雨焦勞特甚救荒之政臣之責也日夜疚心思有以仰副陛下愛民之意凡蠲下戶租賦計賑糶賑濟等事條具聞奏繆當聖心亟爲報行一路之民見臣以荒政奏聞其應如響莫不以手加額不肯輕去鄉士亦有中路復還之人儻非陛下愛民至切事干荒政計辦早定報下速達則流亡之民已不可遏

近者闇於事體之人揚言謂荒政舉行失於太早行之太銳彼但見目前流移稍定便謂可以高枕萬一朝廷誤聽州縣或致解體飢民豈不失望臣雖至愚亦豈瞽然全不體國自始及今施行荒政除椿管常平米數外凡乞度牒截畱和糴米之屬皆非過當難從之請而飢民狼狽多在冬春之交今荒政雖有端緒臣惴惴憂惕尚恐不能善後若遽畏立異者之口每事中廢將來必孤陛下委任之意人臣事君意趣不同安輯飢羸乃尉悅君父之急者若揣人君之心惡聞飢荒之說以歉爲豐臣竊鄙之臣一面將應有米斛斟酌量輕重賑救貧乏之民鈐束官吏必無妄費伏望陛下詳臣所奏遍下諸郡官吏使曉然知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有加無已毋致迎合怠慢則實惠所及一路亦更生之幸

重獄官劄子

臣仰惟陛下重人之命欽恤庶獄無所不用其至是宜內而理官外而州縣之獄無一枉濫以副陛下仁厚惻怛之意然得之聞見猶復有孤聖慮臣嘗深求其故而得其說是蓋獄官不重所致夫諸州獄官率用經任無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舉主人充之彼其不自植立視監司郡守顰笑以爲輕
重望其能爭衡是非收平反之效豈不難哉且一事繫
獄不論深淺小大提刑守一見郡守守一見獄官亦有
一見監司郡守出於遙度獄官宜深得其情然士夫效
官其能以名義學術執持有立百不一二其間承望上
官風旨以意爲獄滔滔皆是况以大吏臨小官意之向
背動爲升沉此獄官所以姸阿附會以取媚而陛下赤
子往往陷於非辜也然天下士夫之多豈無守名義根
學術執持有立之士亦豈無剛鯁不偶俗不得已而爲
此官之人卽其能固執所見不爲勢力所奪平反冤濫
其事灼然可指者臣願明詔中外時令監司郡守特以
其名來上陛下與宰相亦時召見一二人審其無僞稍
加超擢使天下出乎所料如此庶幾陛下獄官號人才
者皆屑爲之爲之必且振職不輕人之死傷有以副陛
下欽恤之意

寬州縣劄子

臣謂今之郡守古之諸侯諸縣猶古之子男王室之尊
安繫侯伯子男是賴事體所繫不可不察京師仰諸郡

郡各仰諸縣勢蓋如此向來士夫固以作縣爲難無它
蓋以財賦取辦于此旣不容闕供而又不可擾吾民也
然財不闕供民必受弊事之必然數年之前郡有貧富
故爲郡者有苦樂諸縣之不齊亦然今也郡縣之可爲
者絕無僅有臣嘗深求其弊皆出於士大夫不究國體
某郡匱乏某郡有餘爲監司必誅求有餘者某縣偶可
措手監司郡守則又專求于此必使例不可爲而後已
郡縣天下本也豈可使之迫感無聊郡縣迫感無聊陛
下赤子被害有不可言者矣國體所繫蓋不難見士大

夫苟知體耶固將使不可爲者可爲今也皆有可爲者
不至於不可爲不已也駸駸不已臣恐一二十年之後
郡縣無復可爲陛下赤子嗻嗻不聊生非國家之福也
臣願陛下明戒大吏務全州郡事體無令逼遑不自聊
賴監司郡守究察諸縣其所以不可爲者其弊安在保
全調護有可以蠲除省減紓目前之急者決意爲之此
非爲州縣計實爲國計非爲郡縣者計實爲陛下赤子
計且郡縣窮迫無聊之甚守令豈能傾困廩以了公家
事不取之民復取之誰也陛下寬臣之罪使得從容盡

言臣無仕

薦舉劄子

臣聞人才布在天下尺蠶收而用之一人之聰明不足以徧知故以薦舉之柄委之監司郡守監司郡守薦舉之當否人才之得失國家之盛衰繫焉臣竊見近日所舉之人往往不由己見非出於達官要人之親戚則其故舊否則奔競營致持書以劫制者寒峻靜厚之士絕望陞進或者慕其所爲變其所守至於端方獨立不苟隨俗者天下有幾如此則薦舉失其本意不惟不得才

實而又壞天下之風俗或者猥曰吾聽其舉爾他日有罪坐其所舉則何患臣以爲不然彼有挾而進其身亦必有挾而庇其身牽制營護有罪而不露罪暴著不按而脫去者多矣而纖悉不掩寒素則然此又情之難究者臣願陛下置其流清其源日諭宰執臺諫侍從上體國政前日委親舊於所薦不可不一革其習或降睿旨丁寧戒諭而又罰其不虔亦於監司郡守臨遣日諭之以薦舉重事惟才是取毋憚大吏此風旣革人才有不得公道有未行士所養有不歸厚萬無此理臣狂妄語

江漢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事望寬其誅

上丞相劄子

某以疏繆之資荷一路常平之寄今歲之旱無大雨者且三月餘如秀州雨不濕塊者數十日吾君吾相憂勞之心焦焦然朝夕不忘某之不肖顧所職云何其於早計預圖可不加勉凡其蠲不可復拘之賦乞截留不可津致之米似亦急務而鬻爵度僧又皆昔年救荒故事凡有所請朝奏暮報仰惟聖主憂民之心天地同量罄咨之民識上心所在小致安妥猶復纒纒涉江而北而

好異之人見謂計荒政太早舉行太銳蠲減太多此言一出郡縣間至解體吏民亦復惶惑蓋不知事體者事君之計惟欲悅可其意揆度君相必不樂聞凶荒以歉爲熟以苦爲樂自古不無此人今日聖君在上猶徂此態可鄙可笑彼謂民以安居乃某張皇其事不知自四月至七月末二三州有未嘗識雨去處杭秀之河八月以前猶復枯涸常州而西今猶膠舟此亦爲張皇耶言此誰欺某雖至愚豈嘗然略不體國以干譽於民者前此旱歲有請之臣動以百萬爲數某亦竊笑之豈有工

江漢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於笑人而遽貽笑於人者凡某之所蠲所請可復也方
民困極憂旱之時略無生意其間無賴惡少志在乘勢
作過而縣寮無識者揣其蠲減有期督迫甚急所督未
必可得或者徒驅之爲盜爾人無遠慮且果於違異見
目今流亡粗少便謂無復飢民殊不知今秋晴霽又沾
賑糶微潤粗可苟活冬春之間某之愚慮深恐不能善
後又田里之僻與城市大異罄罄之民不接於肉食之
目何緣遍之某忝爲部使者而不知之不智知之矣恬
不爲慮不仁不智不仁之名某寧罪去可已不忍身犯

此也聖主愛養元元之意如此下至窮山僻野無不洞
知中外小大之臣可無布宣惠意拔大德量拯垂死之
民搢之衽席挽回和氣以植皇家億年之基顧欲以庸
庸者之事君取悅一時耶某孤立無助視去如鴻毛一
身不足道獨惜君相之意如此而臣下不知之茲者仰
冀鈞慈酌某衷蘊本不爲進取計流言可畏曲賜保全
調護使得少效駑力仰副九重托付之意實某至願至
望

常平劄子

臣伏見兩淮國北門藩垣之地所不可輕而頻年水旱
民不聊生去年赤地千里淮民無食官中舉行荒政而
儲蓄不多無以盡稱君父憂恤赤子之意且淮地米麥
之外他無所產向來豐歲米麥價賤農傷已甚不幸水
旱民就飢罷官中束手無策救拯則是歲之豐凶皆不
免病民民情安否固圍謀敵之本柰何置不為慮救此
之弊豈真無術竊惟古法可萬世常行無弊者惟漢耿
壽昌常平豐年增價而糴凶歉減價而糴農末兼利官
無所費外此利之未究其害隨之欲望陛下捐楮券各

百萬付之提舉司豐年而糴稍高其直不幸水旱準元
直出之價稍增則農無穀賤不售之病糴不出元直則
農末俱濟且今楮券在兩淮甚重此策行民得所用而
此百萬之券常在一路或豐或凶皆被其利此最良法
無可議者如行之有利推以及他路將無不可國家逐
路置常平使者各有椿積錢米然歲既久米多陳腐虛
數淮南鐵錢久積將遂蠹壞不可復留行之又不能盡
西漢歛散之法據空籍貯長物將以備凶年坐是實惠
及民尚鮮今據已行之法又加以此策畢舉豐凶歛散

之術國家初無費耗而恩德可以淪浹斯民益侈億方
年無疆之休實基於此去年之旱飢民所在擾擾郡士
人鄒如閔者頗富前此捐金貯米自去歲七月置籍而
糶止收元價鄰里鄉黨賴以贍給所居崗門一二千家
嬉嬉如平時獨無貴糶飢窘之憂人深德之而如閔初
無所費一士人爾尚可以此術惠利一方部使者行之
其勢必甚便易其利必且無窮而國家實無所損臣以
此推之灼知此法可行而無弊外此無復良圖仰冀陛
下斷而行之取進止

卷之二十八終

